

官版

七書講義

司馬法一至五

四

漢	四	四	四	四	四
書	〇	九	九	九	九
門	一	八	八	八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四	四	四	四	四
閣	〇	九	九	九	九
文	一	八	八	八	八
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49
冊數	10 (4)
函號	299 2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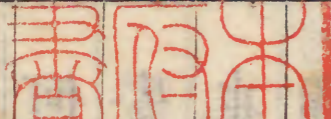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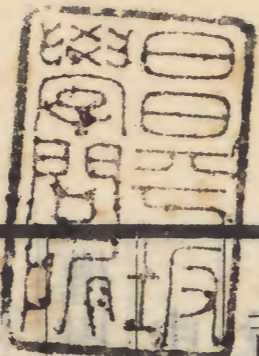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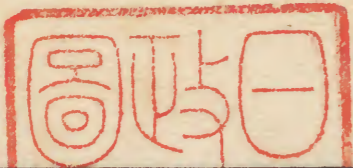
司馬法

淺草文庫

司馬法出於何時當齊威王之世大放穰苴之法以用兵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穰苴在齊司馬也因號為司馬穰苴故其書曰司馬法今攷其書有春蒐秋獮之法有振旅治兵之法有發之九禁之法是皆得於古司馬遺意也嘗攷之藝文志曰古司馬法得百三十篇今所存者五何者歷世既久簡編殘缺而為後世之所刪定學者能於五篇之中而攻之亦足以發矣不然雖多亦奚以為

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



以道而服人者兵之常反經而合道者兵之變正常也權變也
權之爲義非譎也權一時之宜將以反經而合道也兵以愛人
爲主故本之以仁兵以合宜而動故治之以義二者兼盡謂之
何哉謂之正也此服人之道也苟其仁義有所不能也聖人又
安能忽然哉故正不得已則有權焉權者權時之宜而爲之戰
也湯武之師仁義之師也湯之所以割正夏武王所以大正于
商皆正也桀紂之君有非仁義之所能化湯武又安得而已之
乎故又有所謂權也鳴條牧野之師此湯武之至權也
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中人有二說一曰中人執中者也一曰中人者宦人也宦者之
說如唐使宦者監軍容是也執中者如孟子所謂執中無權猶
執一也中人之所爲守一而不知變是孔子所謂未可與權之

人也權變之道實出於戰豈守一不變之中人所能爲哉此湯
武之所以興漢高祖唐太宗之所以起戰爲有權中人豈知所
謂權此泓之戰宋襄所以敗井陘之役陳餘所以死皆中人之
所爲不足以言戰之權也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
戰可也

兵有所可用雖堯舜大王不可得而舍兵有所不可用雖秦皇
漢武不可得而強何者兵之爲用伐罪弔民而已苟利於民何
憚而不爲邪不然是以燕伐燕民何望焉况帝王舉兵爲天下
唱豈專以殺伐爲哉故殺一人而天下爲之舉安殺之可也爲
所殺者少而所安者衆也黃帝有阪泉之戰堯有昏敖之伐舜
有三苗之誅非欲安人乎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爲其所攻

者暫而所安者久也。湯有鳴條之師，武王有牧野之戰，高帝有入關之舉，非所以愛民乎？至於戰之爲事，亦欲以一而止。自然後可戰也。吳子曰：一勝者帝，又何嘗以窮黷爲哉？文王一怒而天下安，晉文一戰而伯業成，是也。君之於刑，豈務殘民以快其私怒哉？刑期於無刑也。無刑而後可以用刑，止辟而後可以用辟。無訟而後可以聽訟，然則安人而後可以殺人，愛民而後可以攻國，止戰而後可以用戰。雖然，可以用無殺無攻無戰乎？無之亦可也。然不殺之無以安，不攻之無以愛，不戰之無以止，法以可也。爲辭者言其苟不如此，則不可也。惟能如此而後可爲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用兵之德不同而下之應之者亦不同。上表也，下影也。未有表正而影不隨，上聲也，下響也。未有聲動而響不應。我之所以用

兵者，既有不同，則其應之者亦隨所感。上有仁以愛人，則人莫不親；有義以制宜，則人莫不悅；智足以謀，則人賴之；故見恃，勇足以戰，則人効之；故見方，信而不疑，則人信之。孟子曰：君行仁政，民則親上，三略曰：仁者人之所親，仁足以及人，則人必親之。武王發財散粟，仁也；故同心同德，見於三千之衆，傳曰：義以宜之，略曰：義者人之所宜，事而合義，則人悅之。武王以至義伐不義，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法曰：智爲謀主，故人賴之。湯以天錫之智，故兆民賴之而伐桀，法曰：在軍見方，勇則先登，敢爲，故人効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勇也；故三千臣莫不同力，語曰：上好信則民用情，上能以信待之，則人不欺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而人亦以誠待之。若夫小慧未徧，烏足以見親；小義未宜，烏足以見悅。間間之智，何足恃；妾婦之勇，何足方；小人之信，何足信哉。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內有恩以結人則人心必悅矣以之保國將不守而自固外而有威足以制人則人必誠服矣以之用兵人將樂爲之用夫兵之爲用戰守而已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無他愛與威也法曰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威兩全何有施不可且以將觀之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猶且人不敢犯寇不敢敵況有國家者乎傳曰衆心成城此言守也法曰畏我侮敵此言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易之同人同人于宗不若同人于郊于郊不若同人于野同人于宗各惡其獨愛也故各同人于野兼愛也故亨聖人愛人豈獨愛其愛哉欲兼所愛也聖人愛人之心雖由近以至遠至於

一視同仁無所不愛聖人之至仁也故自其愛吾民推而至於愛夫其民又推而至於兼愛民其大德也故是以爲戰之道不可違其時不歷民於病苟違其時則寒暑失宜疾疫由生而民必歷於病也曹操伐吳時方盛寒馬無藁草人生疾疫烏在其爲愛民哉充國以正月擊弁羗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辛武賢知漢馬不耐冬兵多羸瘦欲分兵擊之是知所以愛吾民也彼國有喪可吊也兵其可加乎有凶可恤也其可因而伐之乎吳以共王卒而伐楚蠻以大飢而攻楚烏在其爲愛夫其民哉楚聞晉喪而還晉飢秦輸之粟是知所以愛夫其民也隆冬大寒手足可墮師不可興也盛夏炎熱民多疾病師亦不可興也冬夏不興師我之民得所利而彼民亦得其利也武王宣王之師也武王十一月渡孟津宣王六月伐玁狁人皆謂其以冬夏興師

非愛愛兼者也。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按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者先王之正歲。月建寅也。正月者周之正月子月也。周官布治教政刑。則用周之正月。其餘致治簡器。凡寓於先王之政者。則從先王之正歲。今武王以十一月渡孟津。則今之正月。乃春非冬也。宣王以六月伐玁狁。則今之八月。乃秋非夏也。武宣之意。所以兼愛民也。不違時。或曰。不違農時。不違農時。則民得足於食。故不歷民以所病之事。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兵不可以數用。亦不可以不用。數用之則好大喜功。窮民遠略。不可也。不用之則無以守國。無以備敵。尤不可也。如之何哉。守之用不用之中而存之耳。蘇子曰。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爲好戰則將爲秦皇矣。秦皇之國。非不大也。不再

傳而遽亡者。必戰之過也。況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此好戰之所以必亡。康莊子曰。鞭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苟爲去兵。則將爲唐穆宗矣。穆宗時。兩河既定。天下似安矣。蕭俛議銷兵。及朱克融之變。而復失河北者。忘戰故也。況夫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此忘戰之所以必危也。與其忘不可好。好之將至於亡。而忘之雖危。亦未至於亡也。成周之時。畿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爲公侯伯子男。成周之君。豈好用兵哉。戎狄膺之而已。荆舒懲之而已。非好戰也。方天下隆盛之時。而司馬之戰。四時之教。必致其謹者。不忘戰也。此所以爲極治之世歟。

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功成而作樂者所以樂人心。因時而講武者所以嚴武備。大抵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傳嘗言之矣。而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傳又言之矣。故雖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而講武之事未之或廢焉。愷者，軍旅所奏之樂也。周禮曰：凡師大獻，則奏愷樂。又曰：若師有功，先愷樂獻于社。愷之爲言，釋怒氣而爲悅如風，謂之愷風。言其長養萬物而和樂也。天子於天下既平而奏大愷，因功成而作樂以樂天下之心也。然而功固可歌也，而武備尤不可以不備也。故春而蒐，秋而獮，春而振旅，秋而治兵，此因時而教戰之法也。蒐者，蒐而取之。方春物生，必擇其不胎者蒐取之。故春曰蒐，獮者少也。秋物方成，所得猶少，故秋曰獮。振旅者，班師也。春時農務始興，其可用兵乎？故以振旅爲名。治兵者，理軍也。秋時天氣始殺，正可以用兵矣。故以治兵爲名。按周禮中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則二者未始異也。今於天子言蒐獮於諸侯，言振旅治兵者，互文以備之也。記曰：諸侯無故不田獵者，有刑。則諸侯未始不田也。故春秋之所講，皆得而行之。此無他，嚴內外之備也。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此皆教戰法也。春秋時，振旅愷以入于晉，言愷樂猶存也。至于冬大蒐，秋大閱，春治兵，亦得先王之遺意。然法言春秋而不言冬夏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杜預謂古者名退軍曰綏。晉秦未能

一書讀義十七
堅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而衛公則極言其意。謂綏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故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失敗也。李牧攻匈奴。一戰而北。匈奴逐之。乃以兩翼而勝。此逐奔之過。爲人所勝也。晉人避楚三舍。楚人追之。爲晉人所敗者。此縱綏之過。爲人所勝也。其節如此。所以爲禮也。兵有以禮爲固者。今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豈不足以明其禮乎。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人之有能有不能。不能而強之。則人必死。其所不能矣。豈仁也哉。人之調衛不時。則有病。臨敵決戰。則有傷。不能哀憐之。則失其所謂愛。豈仁也哉。吳子教戰之法。使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此不窮不能也。至於爲卒吮疽。同甘苦。此哀憐傷病也。皆仁也。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師之耳目在旗鼓。一鼓不當。則衆心疑。成列而後

鼓。豈不足以示信乎。然宋襄公泓水之戰。不鼓不成列。似信也。何以致敗。襄公非行仁義之資。而欲使區區一鼓以取信於人。又安知其信之所在。然則襄公之不鼓。不如鼓。儻者之爲知權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義也。人皆知利之爲利。而不知義之爲利。其利大矣。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苟不知義之利。而惟利是爭。吾恐其未見利。而先被其害矣。法曰。戰必以義。非爲利也。高祖入關。秋毫無所犯。欲以與天下。與討殺義帝者。利耶。義耶。智者之義可知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高祖不殺子嬰。天下莫能與抗。光武不殺盆子。天下莫與之敵。夫人已降而殺之。不祥。服而舍之。所以示勇也。豈不足以爲勇乎。勇也者。非暴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鄭小國也。許服而舍之。君子與之。其勇爲如何。乃若白起坑秦卒。李廣殺已降。勇者固如是乎。故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又曰：降者勿殺，服可不舍乎？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易曰：知始終之變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無所不知之謂智。智之所極，可以窮天地，可以極鬼神。況於始終之義，始而知兵之可用，終而知兵之可寢，此智也。一說：始知兵之可用，終知兵之必勝，智也。湯以天錫之智，伐夏興商，其知終始爲如何？符堅妄舉伐晉，而卒以敗亡，何智之有？是六者以時合教爲民紀之道也。德不兼備，不足以教民；教不素講，不足以統衆；禮仁信義勇智，此六德也。一或不備，不足以教民，然德旣備矣，苟不因時而教之，則無以素服其心於人心，不易統也。惟備其德而教之，有素，豈不足以爲紀綱，而以統衆耶？傳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又曰：以紀萬民，況兵之爲教，其不以是爲紀哉？凡此皆古之政也。以政言者，司馬夏官也。兵政之事也。法司馬之政也。

豈得不謂之政？自古之政也。有四政同，其爲政則不同。此以教言。若三者則皆戰事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

三才之用，得其當，然後事務無不舉，萬邦之任，得其人，然後太平之治，可以致。夫在天有道，在地有宜，在民有德，吾能順之，設之官之，則三才之用，得其當矣。故揆之以名分，則正，推之於事類，則治，事務其有不舉乎？有國斯有職，有職斯有祿，吾能立而下之，以是分之，則萬邦之任，得其人矣。故內外之人，無不悅服。兵刑之用，可以寢息，天下之治，其有不致乎？是以王者順陰陽之時，因寒暑之節，推風雲氣象之占，皆順天之道也。熟險易之形，度廣狹之勢，明遠近死生之理，皆設地之宜也。定爵位之尊

卑等道義之小大較偏裨將帥之才能此官人之德也舉斯三者而後可以正名分治物類也夫子之必也正名舜之明於庶物是也然而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或百里或五十里公有公之職侯伯有侯伯之職子男有子男之職因其國而授之職此立國下職也公食者半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或授地視侯或授地視伯或授地視子男因其爵而與之祿此以爵分祿也惟其如是能遠近舉安兵寢刑措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傳曰兵寢刑措帝王之極功非聖德之治乎昔之得此者堯也欽若昊天有此冀方克明俊德所以盡三才之用也百僚師師庶績咸熙非正名治物而何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立萬邦之君也故能使群后四朝海隅咸服衣冠無敢犯之民干戈有不識之老非諸侯悅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乎求其所以致此

者亦帝德廣運而已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結繩之政堯舜不能及衣冠之治三代不能及時異世殊其治安得而同哉況上古降而中古聖治雜而賢王淳澆朴散又豈可以上古之治而治之乎此賢王之世其事所以異於上古也禮樂法度所以化之也五刑甲兵所以威之也賢王非不能寢兵弭刑也而以五刑甲兵言者防奸也非不能正名治物也而必以禮樂法度言者文治也然而堯舜之世法度彰而禮樂著非無禮樂法度也而於賢王則以制言者上古之世中和之性人皆存之典憲之制人皆知之而禮樂自爾著法度自爾彰不待上之人制之而後化也惟賢王之世取上古為莫及苟不制禮樂無以導人之中和不制法度無以示人之常皆所以化之

也。乃者繼上之辭也。惟其禮樂法度有所不能化。然後五刑甲
兵用焉。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甲兵兵也。刑法志曰。大刑用
甲兵。其次用斧鉞。其次用鞭朴。兵亦刑之大者也。兵刑之用。豈
聖人樂爲是。故不得已而以討不義之人也。賢王之世。豈誠有
不義之可討乎。非真有也。設之以爲備也。言此五刑甲兵將以
討不義也。人知之。則將爲義之歸。而無不義者也。非賢王不足
以繼文武之治。非文武不足以成太平之治。成周之時。賢王之
治也。宗伯掌禮。司樂掌樂。其詳見於六官之所攷者。皆制度也。
周之王者制此。將以爲馭人之術也。有太司馬之政。有大司寇
之刑。皆作之興之。以討不義也。成周之時。未聞以甲兵而討不
義。其作之者。所以防於未然也。春秋戰國之時。有請觀周樂者。
有問周室班爵祿者。禮樂法度之制。於此泯矣。而五刑甲兵之

用無日無之。故踊貴履賤。鑄鼎作書。魯衛相侵。秦晉齊楚之師。
無時不至。諸侯之國。春秋無義戰。信矣。
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人君以一身之尊。處九重之邃。垂旒蔽明。安能見萬里之外。輕
纒塞耳。安能聽萬事之多。又况南海北海。馬牛有不及之風。大
邦小邦。周戎有不同之索。人君將欲以周知天下之故。於此有
巡狩之禮。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巡守之設。豈以略地而爲。
魯公之如齊乎。省四方。會諸侯。攷不同也。先王之時。嘗頒以度
量矣。又嘗頒以正朔矣。車則同軌。書則同文。固不容有不同者。
得而攷之。亦所以防之於不同之先也。巡守之設。有嘗次以設
其帷。有虎賁以夾王車。有誦訓。有士訓。有行人。皆人君巡守之
禮也。于以省方。則采詩觀民風。內賈觀好惡。記禮所載是也。狩

于東則會東方之諸侯狩而南則會南方之諸侯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如書所載是也所以省方會諸侯者將以考不同也舜之時嘗行是禮矣五載一巡狩同律度量衡叶時月正日謂之同謂之叶蓋所以省方會諸侯而攷不同也成周之君十有二歲王乃巡守而先之以同度量同數器者亦將以備王之巡守而省方會諸侯攷不同也若夫春秋之世斯禮不講晉侯召王夫子恐君臣之禮不如是也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豈無意乎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王者之兵不輕舉也罰以當其罪而不濫及也方其會諸侯以考不同其間有不同者是必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人也失命

者違上所令也亂常者斁其彝倫者也與夫暴虐以殘民驕奢以縱欲皆背德也淫汨禮典自用失時皆逆天也且夫妨功害能而危害有功之君有功之君似可安也而反危之斯人也必與天下共誅之君者諸侯也司馬溫公曰有民人社稷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頒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謂之王惟王者為能為天下除其害然人君亦未之敢私也蓋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是以徧告諸侯欲與同除其所惡彰明有罪所以著其惡也既告諸侯彰明有罪而天下之欲誅之者固已屬望矣而聖人猶以為未也又告之天神人鬼地祇方其在天也則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罔不舉矣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也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吾從而告之則在天之神無不知矣其在地也后土神祇山川冢社無不備舉四海山川冢

社皆地祇也。而后土爲大焉。吾從而告之。則在地之祇。無不知矣。不獨告于上下神祇。而又且造于先王。以陳其罪。使人鬼無不知也。旣明其罪。告之鬼神祇矣。而始召于諸侯之師。以行其罰。武王伐商。昭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載祖木主而行。諸侯會者八百國。正此道也。記曰。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受命于祖。亦此意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知戰之地。又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此兵之常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惟天子乃可以討有罪。冢宰徵師于諸侯者。冢宰。太宰也。如山之尊。故曰冢宰。冢。大之上也。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爲職者也。古者六軍之將。皆六卿也。冢宰則六

官之長也。入爲卿。出爲將。故冢宰召諸侯之師。然雖召其師。彼未知其何往也。故徧告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某年某月某日。某師至于某國。蓋欲使之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可以某日而會天子。正刑者。明其征伐自天子戰也。會出非臣下所專。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王者之兵。弔民伐罪。豈以殺伐爲事哉。彼其亂常背德。必其諸侯也。民何罪焉。吾取其渠魁而已。民可愛也。人可安也。殺可止也。於其誓之際。而告以此焉。入罪人之地。無暴其神祇。神祇者。民之所依也。無暴之。則神得其所。而獲祐斯民也。無行田獵者。我之所取也。無行之。則物得以遂其生也。土功者。民力之所爲。

也無毀土功則民之力不傷墻屋民所安也毋燔墻屋則民得
保其居林木民所植也毋伐其木則材木不可勝用六畜禾黍
民資以爲養器械民資以爲用毋取之則民足其所養與其所
用矣老幼者所宜愛也故見其老幼則奉歸勿傷此則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敵之壯而有力者不與吾
校吾無得敵之其有傷於瘡痍吾則醫而藥之使得其所此皆
聖人之兵其孰得而禦之哉凡此皆懷柔神民之道也乃若齊
之伐燕取其旄倪遷其重器項羽伐秦燒其宮室取其貨寶又
何足以語王者之兵法曰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社叢勿伐
降者勿殺其此意乎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王者之師也有罪者既伏其罪邦國之事

其可廢而不舉乎故於已弊則修之不正則正之使頽網復舉
而舊俗惟新於是乎舉賢以爲君正復其職而使之復得以治
其國也孟子告齊王以爲置君而後去鄭伐許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使此舉賢立明而復其職也武王克商及商政之由舊此
修正其國也式商容立微子亦舉賢立明也

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

有君諸侯之德者必有制諸侯之法王伯之德皆足以君諸侯
矣故其所以治之者必兼是六者而用之且治諸侯者王者之
事諸侯何與焉伯諸侯之長也爲奉行天子之治而以治諸侯
故亦得以治諸侯也衛公曰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
有塗山之會齊威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六者之法伯
者得無與乎

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
不有以據形假之勢則無以示天下之強天子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爲公侯伯子男苟不壯龍虎之威控險固之要而示以形勢之強則何以服諸侯哉高祖都關中張良謂阻二面而以一面前制諸侯此王者以土地而形之如周禮曰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是也旣形之以土地則必有政令以平之蓋諸侯之國大者連城數十小者五六十里強或得以陵弱衆或得以暴寡其不平也久矣今也有政令以平之則無不均者焉故法制一行而無彼此之殊命令一出而無南北之異其平也可知大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此王者平諸侯以政令也齊威葵丘之五令而使諸侯咸服此伯者之平諸侯也旣平之矣復

欲有以親之禮信者所以親諸侯也朝覲有禮盟誓有信所以使之相親也三年小聘五年大聘禮也復脩舊好請成而還信也朝必以春覲必以秋宗必以夏遇必以冬而存省聘問亦各有時皆禮信之所寓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而要之以禮諸侯其有不親乎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此禮也齊威不唾血此信也乃若天王出狩周鄭交惡禮信則忘矣何親諸侯若夫材力所顯則所以說之也蓋知所以用其能斯可以樂其心人之有能材力之所自出也有材力而上不用則其意有所未愜有材能而上用之則人得以盡其所長邦國之間喜之悅之以其能之有所施也傳曰有功見知則悅矣周大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亦欲有以悅之也以謀人維諸侯者謀人者有謀之人如秦誓所謂今之謀人古之謀人也取其有智也取其有智也

牧監是也。於諸侯之上而擇一有謀人，以爲之牧監，則諸侯之勢有所統屬而不散。惟設謀人以維之，故齊楚無南北之分。許鄭無東西之別。其情交意密，有不可得而離者矣。禮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此也。既維之矣，而有不循理者，則兵革之所加，終之以兵革服諸侯。蓋天下之人，善惡常相半，而賢不肖雜處乎其中。王伯之治，信可以治矣。其間有不可治者，其可無以服之乎？兵革之用，所以嚴之也。如周禮九伐之法，正邦國是也。而齊人之於楚，亦曰：昔周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以夾輔王室。此王伯之治也。是六者不容無先後之序。始而土地形之，而有其國矣。必平之以法令。既平矣，無以親之，則無以叶其心。故有禮信以親之。既親之矣，而其才力可任者，又當有以說之。既說之，又以謀人維之，使知所聯屬。五者既備，亦足以治矣。

而王霸猶以爲未也。尚恐有不服者，又有兵革以防之焉。故終之以兵革服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有以一好惡之心，則邦國可得而叶。有以通彼此之情，則邦國可得而諧。蓋所欲與聚，所惡與去，然後無不合矣。尊者統卑，卑者從長，然後無不和矣。今夫胡越之人，同舟遇風，可使相救。此合之之意也。和羹之法，鹽梅必欲相得。此和之之意也。合則兩相合而已。和則無所不合焉。此和合之分也。衛爲狄所滅，是患可同也。齊封之楚丘，蓋所以同其利也。邢爲狄所滅，而患亦可同也。齊遷之夷儀，又所以同其利也。其於合諸侯也，何有？鄭之善事晉楚，事大也。楚之許成于鄭，比小也。其於和諸侯也，何有？乃若荊伐隋，敗秦，而諸侯莫之救，惡在其爲同患。齊人使盡東

其畝烏在其爲同利諸侯之不合爲有由矣邾小國也而侵齊
烏在其爲事大齊大國也而滅譚烏在其爲比小諸侯之不和
亦有由矣

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
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絕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先王防諸侯也至故其戒諸侯也嚴且備也先王之時四方其
訓百辟其刑諸侯率由典常豈容有輕犯上之禁哉無有也無
有是事而發是書果何意哉爲之備以防之於未然之前也防
之既至則諸侯心無敢犯之者九禁之法何時而發之當其會
諸侯之時而發之時見曰會則會者以時而見也廣行人時會
以發諸侯之禁者此也諸侯有憑弱犯寡者則責之蓋先王之

時建國有小大分民有衆寡未嘗不欲比小事大以和之也今
也或恃其力之強而憑陵於弱者恃其民之衆而侵犯於寡者
吾從而正之則曰責責者瘦也災也黜其爵命削其土地如人
之瘦焉故曰災督可與其治民可與其守今不能用賢而反賊
之不能愛民而反害之如欲正之則有伐伐如伐木焉伐而去
之也左氏曰凡師有鍾鼓曰伐此伐之意也暴內則賊賢害民
陵外則憑弱犯寡也一之爲甚可再乎諸侯有此二者則會諸
侯爲壇明揚其罪以伐之鄭氏釋周禮以壇爲壇遂舉記曰出
其君置之空壇以明之野荒者地不治也民散者民不安其居
也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今也有曠土有流民
故削之削者削其地以貶之也若夫負固不服則有山川城池
之固負此而不服如苗氏之左洞庭右彭蠡而有不率之罪可

不加兵以侵之乎。傳曰：無鐘鼓曰侵，侵者侵其地，未至於伐也。柳宗元作侵伐論，舉春秋侵伐之說，舉周禮侵伐之說，所謂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所謂侵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違王命也。其過惡未至於暴白於天下，伐者爲人之舉，公也。侵者爲制命之舉，私也。以至賊殺其親，放弑其君，又其惡之大者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親所當愛也，而賊殺之。如衛侯之殺弟，鄭伯之克段，皆不能親之也。君所當尊也，而放殺之。如崔杼之弑，楚人之弑，皆不能尊君也。故必有以正其罪，害之殘之，所以除之也。若夫犯令陵政，不服王化者也，故從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是不可與於人也。故夷滅之，使不復齒於人。是九者，與周禮九伐之法，略無少異。名其書以司馬法，豈不宜哉。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七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八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尊卑異分，小大殊事，尊莫尊於天子，則天子之事，取其大者焉。卑莫卑於庶人，則庶人之事，取其小者焉。取法天地，觀先聖，天子之義，尊者取其大也，奉父母，正於君長，庶人之義，卑者取其小也。事得其宜，之謂義。尊而天子必有義焉，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中則觀道於先聖，兼三才而効之者，蓋以君子輔相天地之宜，裁成天地之道，則取法天地者，宜矣。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則觀於先聖，宜矣。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傳曰：率由舊章，此天子之義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

法天地也。若稽古，是觀於先聖也。三略有之，聖人體天，賢者法地。智者師古，又何其區別哉！合而言之也。卑而士庶，亦有義焉。其所以爲事之義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也。蓋人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此士庶之所當奉也。非長不治，非長不教。此士庶之所當取正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士庶之於父母，君長，所不可後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得無以順之乎？書曰：天佑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則君長其可不取正之乎？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夫有國必有兵，有兵必有教，戒備不虞，太平之世也。然不教民戰，是謂殃民。仁人之兵，豈以殃民哉？教之於其初，而以待有警之用也。故君雖明矣，而教不素行，則民不知戰，其可用乎？昔者昭義步兵，雄邊子弟，在當時之教，爲如何？此特一時之事也。而况

於明君乎？成周之時，太司馬之職，四時之教，亦以致意於此也。是以雖有明君，士不素教，不可用也。後周世宗其於兵也，練選有法，教導有術，率之征伐四方，士卒精強，莫之敢當者，以教之素也。乃若穆宗時，朱賊之變，唐宗乃率市人而與之戰，其殃也，爲如何？是烏足與語明君之世。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二者角立，又烏有陵犯之變哉？且天尊地卑，自兩儀既奠之後，而貴賤之勢已立乎其中。然民之蚩蚩，教然後知其所以教之也。必先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犯，則天下以無事而治矣。倫類也，立之倫一定而不易，經常也，立之經有常而不亂。且以軍法觀之，必有大將，有左右將，有偏裨，有師伯，而又

有長正卒伍而貴者。役賤賤者。役於貴而毋或陵犯。此古之教也。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事有出於相似而其實不能無間者。不可不卞也。不有以卞之。則得以相奪而無別矣。紫之亂朱。鄭之亂雅。莠之亂苗。此易下也。德義材技勇力。此其所難卞者焉。一淺一深。一精一粗之間耳。德者本乎己者也。義則臨敵度宜而已。未至於德也。三略曰。德者人之所得。義者人之所宜。德義之間。一間耳。故易至於相踰。必有以別之。故不能相踰。踰如卑踰尊。踰如戚之踰同。踰有踰越之義焉。材人有能者也。技則一藝之長而已。未至於材也。傳曰。任官惟賢。材又曰。人之有技。材技之間。亦一間耳。故易至於相掩。有以別之。故不能以相掩。掩有掩蔽之義。如日掩人之

過之掩同。勇果於有爲也。力則一夫之強耳。孟軻於義。此勇也。力如烏獲。此力也。勇力相同。易以相犯。故有以卞之。而後不至相犯。有陵犯之心。如好犯上之犯同。三者既以不相紊。故力同意和。而無少乖戾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國尚德。軍尚義。軍容入國。是義踰於德。其失也剛。國容入軍。是德踰於義。其失也弱。內外有異儀。國有國之容。軍有軍之容。國容不可以入軍。猶軍容之不可以入國。國主仁柔。軍主威武。二者其可以相犯乎。惟軍國之容。不得以相犯。此德義所以不相踰也。保氏以六儀教國子。有曰。朝廷之容。軍旅之容。而法亦曰。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兩者各有所別。德義安得而相踰。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人惟不伐，則無求勝人之心。苟有所矜夸，而務有相勝焉，則必文其所不能，飾其所未有，以求掩人之才，何所不至也。哀公二年，鐵之戰，晉敗鄭。簡子曰：吾伏鼓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我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夫既爭以爲上，則勇夸其勇，力者矜其力，而求以掩人之功。此陵犯之風所由起。今也以不伐之士而貴之，不伐之士上之所重也。故曰：器人苟不伐，則無所求；無所求，則無所爭。國中之聽，論功也。軍旅之聽，亦論功也。不獨謂聽訟也。聽論功於國中，必得其情者，如漢高論功，以蕭何爲第一。太宗論功，以房杜居其首，此爲得其情也。聽於軍旅，則如太

宗論仁貴之功，則立賜之金。光弼擒周贄，而賜戰者之絹，斬不戰者也。如此，則勇力豈得而相犯乎哉。成公二年，卻伯見晉侯，公曰：子之力也。夫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庾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焉。苟如此，烏有勇力而相犯者乎。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昔吳起與秦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遂斬之。人惟不知令，而惟己之欲爲，此所以相犯也。今以從命而爲上賞，犯命爲上戮，則勇者不得以獨進，力者不得以強爭，故不相犯。三麾至地，諸軍爭奮，周麾而呼，鄭師畢登。此從命者也。若夫彘子以編師陷

二子各以其私往其犯命爲如何既犯命矣勇力烏得而不相犯乎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天下未嘗無不可用之人特在上之人教之未至也教之既至揀之又精何人之不可用哉善觸莫如牛置之輪衡可使之耕善蹄莫如馬設之銜勒可使之馭物且然爾況於人乎是以古人既致教其民矣然後謹選而使之吳子曰揀募良材尉繚子曰教成試之以閱閱者簡閱也簡而閱之謹選而使之揀士之意也晉彼廬之蒐作三軍謀元帥此意也不然魯冬太閱君子何以曰簡車馬也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

凡三軍之所寓者既無有不善則臣民之寓於兵者同歸于治矣事極其修則百官給者饋糧之任器械之司法筭之職天地之官各極其脩而各司其事然後可以共其所用也教極省則民興良者金鼓之節旌旗之度竒正之術作坐進退之令皆極省約而後民興於善習貫成則民體俗者習而貫熟手便擊刺足便馳逐舟車利進止節凡事出於所習無不如自然故民與俗相體矣成周之時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各治其事此事極脩也四時有時田之教此教極省也至於以俗教安而民不偷則習慣成也此非教化之極其至烏能至此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戰謹進止法嘗言矣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周禮有是法矣夫戰者欲民知節也逐奔北之師不得遠追遠追則爲人

所誘縱其車綏不得及之及則爲人所陷今也逐奔不遠而難誘縱綏不及而難陷此節制之師也法前言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禮節民心者也杜預注秦晉河曲之戰言之詳矣

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事有可以行之一時者有可以行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行之
一時者術也行之千萬世者道也道也者固在於禮勝在於仁
是以道化民也化之以道而不事權譎之事豈徒一戰而止雖
千百戰用之可也此既勝之後其教可復也復者再用也以禮
爲固者禮可以檢束周旋動容無敢少違焉而又名分之所在
爲不可犯則其固爲如何傳曰有禮則安又曰有禮則存曰安
曰存固之之說也此所以少長有禮晉侯知其民之可用魯秉

周禮齊人所以不敢加兵以禮爲固也文公大蒐而示之禮亦
此意也周禮以軍禮同邦國皆此意也以仁爲勝者仁則能愛
人者人當愛之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而又仁人之兵如時
雨降將俯伏歸從之不暇又何敢敵者哉傳曰仁者無敵又曰
節制不可以敵仁義則仁之爲勝也如何湯之克寬克仁而克
夏武之發政施仁克商則仁之爲勝也可知齊威之遺衣遺食
謂此也而穰苴吳起所以勝敵者亦此也禮以爲固仁以爲勝
可以勝也其教可以復行也不獨一戰用之百戰用之可也不
獨百戰用之雖千萬戰用之可也其教之也不獨教之於今日
雖千百載行之可也夫如是安得君子不貴之哉貴之者非貴
其戰而勝也謂其禮仁之可以教民也禮仁者人心之所同然
者因其所同然而教之不拂人心則君子又安得而不貴哉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世有先後故人有淳澆人有淳澆故命有煩簡則其所以告之以戰事者亦不可得而同也故有虞氏戒於國中夏誓於軍中商誓於軍門外周將交刃而誓之不無異也古人曰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故虞無誓夏商周無詛戒於國中有虞之世也戒者勅之以事誓則折之以言虞戒於國中民未甚澆也故欲民體上之命體而行之斯足矣夏誓於軍中戒不可以勅之故及於軍中而誓之焉民漸澆也欲俾民先成其已之慮以爲自備之術也商誓於軍門之外者軍行之誓不足以告之故於門外又誓之焉民愈澆也欲使民先成其意而以待戰事也

待敵之術也周將交刃而誓之則門外之誓又不可以盡告也故又於交刃而誓之以其丁寧告諭亦已煩矣蓋欲其民志之致一也戒哉之戒戒于國中也商誓于師誓于軍中也湯於鳴條之野格衆而誓之軍門之外也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予其誓交刃之時也若夫志出於意意出於慮慮出於心而體則體而行之無俟於志與慮此又不可不卜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周之君非不能爲商之治商之君又豈不能爲夏之事哉時異事異日漸以澆也夏后氏之世去堯舜爲未遠以德正之故兵雖用而不用其刃故兵不雜雜多也楊子曰人病以多知爲雜有苗之役嗣侯之征曷嘗有殺傷戰鬪之患哉征之而已征之

爲言正也。及湯之世，以義制事，故十一征，自葛載始，用兵之刃矣。至於武王之時，及降之以力，而兵之刃盡用之矣。我武惟揚，殺伐用張，于湯有光，非盡用兵之刃乎？所遭之時既異，所用之戰亦異也。

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章其德一也。

賞罰之用，非美政也。勸以其所可爲，而戒之以其所不爲也。使三軍之衆，上自將帥，下逮士伍，從上之命，成天之功，而無敢少違者，則亦無可勸者，何賞之有？無可懲者，何罰之有？是以上古之世，賞無所用，罰無所試，而有不賞而勸，不罰而懲者矣。三代以來，賞罰之用，所以爲勸懲之權也。故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欲賞罰之公且明也。夏賞於朝，所貴者

善，商戮於市，所威者不善也。夫夏豈不用罰，而商獨無可賞之人乎？曰：不然。夏去唐虞，爲未遠，故特用賞以責其善。商承夏桀之餘，非罰不可以懲惡，故用罰以威不善。若夫周之時，紂之惡俗猶未盡去，而文武之化已行，是善惡相半，而君子小人相有也。不賞於朝，何以勸君子？不罰於市，何以懼小人？此賞罰之所以並用也。雖然，賞罰不可以獨用也。久矣。一於賞則大寬，寬則民慢；一於罰則太猛，猛則殘，其可獨用乎？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甘之誓也。予其大賚，汝予則斨，戮汝，湯之誓也。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牧之誓也。穰苴之言，又何所取乎？意者取其時而言之也。故或一於賞，或一於罰，或兼而用之。三王之心，要在章其德也。章顯而明也。夏賞以貴善，貴其有德也。商戮以威不善，使之反而歸於德也。周勸君子而懼小人，使君子常

其德而小人畏而復於德也。三王所以用賞罰雖殊，而所以章其德則一也。揚子曰：三代咸有顯德，庸有異乎？穰苴論三代賞罰如此，其異以書攷之，又有可言者。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夏豈不用罰乎？湯誓曰：予其大賚汝，予則殛戮汝。商豈不用賞乎？穰苴必分言者，蓋夏之時罰少而賞多，故特言賞。商之時罰多而賞少，故止言罰。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法曰：弓矢禦，戈矛守，戈戟助。五兵五當，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是則兵不雜則不得其利矣。雜多也。長兵以衛，卽禮所謂攻國之兵欲長，短兵以守，卽禮所謂守國之兵欲短。凡兵者，毋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則不能用也。是太長則難用。

矣。難犯者難用也。太短則難刺矣，不及者刺之不及也。太輕則銳，疾而易舉，故不能持重而易亂。太重則遲鈍而難發，故不能疾速。何以濟事，皆非兵之至善也。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兵者國之大事，其可不度其長短，與其輕重，而使適於用乎？此取用於國兵法之所先也。

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戎車，兵車也。書曰：戎車三百兩。詩曰：戎車旣安，此戎車也。故周禮有戎右，有戎僕，皆主兵車者也。夏后氏以勾者謂其勢勾曲，要其意以正從橫束部曲爲先也。玉藻曰：鈞車，夏后氏之車也。或曰：夏后氏先正其德，未用兵刃，先自正而已。商曰寅車者，蓋一歲之首，以寅爲先，則寅有先疾之義焉。商之兵車，必曰寅車者，疾於致用爲先也。周曰元戎者，元者善之長也，仁善爲元，元

爲大善。周人尚輿，其制爲甚善。故以元爲先。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是取其先良也。皆時異制異也。商之旂，夏曰旂，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詩曰：言觀其旂，旂旐央央。蓋旂者，車飾也。有車無旂，何以爲文。故周禮有巾車，必有司常，言車旂必相爲用也。旂之制，旌首而飾以鈴者是也。夏以黑爲首，所以明人之執。夏之德水，故以黑色也。商以白，所以致天之義也。商之德金，故以白。周以黃，所以明地道也。周德土，故以黃。人謂之執，以其有體也。夫謂之義，以其白爲義也。至於黃中也，故以道言之。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章者，續之於旂，以章明之也。記曰：龍章而設日月，此章之制也。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蓋明德自虞舜始，禹繼之而有天下，故

亦尚明德焉。殷以虎尚威也。蓋商戮於市，以威爲尚，故畫虎。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故尚文。文以龍也。龍而曰文，則知虎之爲威矣。以禮攷之，日月爲常，則周之制亦尚明也。熊虎爲旂，則周之制亦尚威也。而穰苴所言，各以其時之所尚者言之耳。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其於剛柔，一於太剛則暴，一於太柔則懦。多威而剛，如火之熱，人望而畏之。少威而柔，如水之弱，人狎而玩之。多威則刑罰至於不中，故民誦而無所措手足。少則民慢其上，故民弗勝而不知有長上矣。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費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

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

傳曰使民以時又曰其使民也義是使民欲得其義也易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百姓必有其叙也法曰因其所能是技用必欲得其利也法曰無絕人馬之力是牛馬必欲得其任也今也使民不以義則必竭民之力妨農之時百官不得其叙則必以卑踰尊以小加大技用不得其利則必違人所長貴人所短牛馬不得其任則牛必繮後馬必契需民之從事於斯者皆無所望其功而爲有司者又從而陵虐之此非多威乎多威則民畏宜其力詘而不可用也老子曰萬物尊道而貴德是道與德皆可尊也今不尊德而信詐慝是詐可尊而德可下也斯人也

將以詐而罔上矣不尊道而任勇力是勇力爲上而道爲下也徒以暴而陵上矣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是從命者在所貴也今不費用命而貴犯命則三麾至地人必不進號令未明勇必獨前何以用衆乎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罰不遷列欲民速知爲不善之害是善爲可貴也今不貴善行而貴暴行則人將以善爲無益以惡爲無傷以惡爲無傷何以勸人乎此無他上無以帥之故下必陵於有司矣故少威少威則軍勢不振故不勝多威不可也少威亦不可也然則如之何哉剛柔之中而以舒爲主舒則寬緩溫和不失之剛不失之柔而民自足矣又安有不勝者乎法曰舒其氣以爲主亦舒之意也夫如是雖交兵致刃無不可用者矣蓋制先定則士不亂徒不得趨而得徒之制車不得馳而是以節制自固也行列不失其正

是以進止爲政也。人馬之力不絕，是人馬不勞也。或退或速，惟誥命是從，而不敢自爲踈數者，皆舒之所由致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軍國之容不可以相入，法言之詳矣。苟軍容入國，則民德弛而不修；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而不振。夫子之在鄉黨，恂恂如也；其在朝廷，便便言，惟謹耳。至於費人之叛，則勃然而正之；萊人之劫，則作色以斥之。亦以軍國異容也。玉藻曰：「朝廷濟濟翔翔，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卜。」此亦軍國之容不同也。

是以在國之時，直言其事，則文而不野；卜難其事，則溫而不暴。此正夫子恂恂便便之意也。朝廷以敬爲主，故能相遜，如群后德遜是也。在我者能自飭，而後可以待人，所謂反諸己者是也。士貴自重，不可以輕進，故不召則不至；苟有君命召，則不俟駕行矣。一言之失，駟馬難追，故不問不言，蓋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見可而後進，其進也難，不得其言則去，其退也易。伯夷太公避紂海濱，其退豈不易？必待文王善養老而後歸之，非難乎？若是者，皆在國之事也。若夫軍旅之中，則不然。其在軍也，抗然而立，與夫言文而語溫者異矣。其在行列也，遂而果毅，與夫恭而遜者異矣。介而不拜，恐已有所屈也；車上不式，恐禮有所損也。城上不趨，恐其惑衆也。當危難之際，壯者前，老者後，不必以齒爲序，當以制敵爲宜。軍旅之事，當然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教之以立德，則禮居其先。是兵不可無禮也。按之以計，法令處其一。是兵不可無法也。禮與法相須以爲用也。下安危審利害，非文不可。捍大患禦大侮，非武不可。文與武相輔而爲用也。傳曰：如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如表裏相須，不可或廢也。如此，傳曰：如釋左右手，則左右相輔，不可或闕也。如此，是必以禮而表，以法而裡，文以左之，武以右之，然後可也。傳曰：禮法王教之大端，況用兵之時，必欲進退有節，號令申明，其可無禮法以爲表裏乎？又曰：威武文德之輔助，以兵爲用，欲籌筭必審，聲威必揚，其可無文武以爲左右乎？一說主馭將不可無禮法，將馭軍不可無文武。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

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

官人得所任，賢法言之矣。則人之有德者，不可以不明也。堯之克明俊德，湯之德懋懋官，皆所以明人之德也。能用善人，國之寶也。傳言之矣。則人之有善者，不可不盡用也。周官有廉善之法。孔子有舉善之言，皆所以盡人之善也。德明則人皆樂德，無廢而不脩者矣。善盡則人皆好善，而無簡忽怠慢者矣。民既知作德而遷善，則不特刑措也。賞亦措也。賞措則天下有不可勝賞者矣。賞何自而生乎？刑措則天下無敢犯之者。罰何自而試乎？此有道之世，至治之極也。有虞之世，以黎民則於變，以比屋則可封，遷善遠罪之徒，日不自知，故不待賞罰而民可用。是以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苟卿嘗言於堯矣，而舜實行其道，襲

其爵亦不用賞罰焉。傳美之曰：雖甚盛德，蔑以加此。非至德而何。及夏，繼有虞，相守一道，其風俗尚淳，其德教尚著。天下之人，善者多，惡者少，故賞而不罰。法曰：夏賞於朝，貴善也。亦賞而不罰之意。此教化之至也。故書曰：文命敷于四海，非至教而何。及夏之季，商之興，舊洙之俗未盡去，為惡者多，為善者寡，非獨罰不足以威之。法曰：商戮於市，威不善也。其謂此歟。昔商周之交，廢乎，故民必待賞而後勸，必待罰而後懲。民德之衰，自此始矣。文武之民，雖好善，而幽厲之民，尤好暴。善惡相半，賞罰其可偏。法曰：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而懼小人，是也。大抵三王之道，若循環然，或賞而不罰，或罰而不賞，或賞罰並行，非固不同，亦各因其俗而已。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

害也。

有功見知，臣下所以悅。有罪不誅，天下何自化。是以善馭眾者，以賞罰於先行。賞罰者以信，必為上功。有可賞，必當如太宗之立賜金，光弼之立賜絹，使無改其時。彼見其有功者，必賞，豈不知為善獲利之速乎。罪有可誅，必當如吳起之立斬勇者，光弼之立斬退者，使無移其列。彼見其有罪者，誅，豈不知為惡被害之速乎。若然，則遷善遠罪者，往往皆是，殆有不可勝賞者矣。罰何所施乎。噫，信賞必罰，宣帝以是而中興，况用兵乎。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三軍大捷有功者非一人大捷而必以賞則舉天下之物不足
以充其賞必有拔劍而擊投袂而起者矣法曰得車十乘賞其
先得者矣十乘之得猶不可以徧賞况三軍大捷其可徧賞乎
故上下皆不伐善上不伐則不可以功而驕下而不伐則不
以功而爭其上所以爲遜之至晉六卿相遜正謂此也若其不
幸而三軍皆敗有罪者非一人大敗必罰則舉三軍之衆不可
勝誅必至血流川谷肉填原野而後已法曰罰貴小是人不可
以盡罰也况三軍大敗其可徧罰乎惟其不罰故上下皆以不
善歸已上以不善歸已則必能揖遜下以不善歸已則必能遠
罪上下皆以不善歸已所以爲遜之至孟明視三敗而自歸咎
其能以不善歸已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
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遣兵屯戍皆有期也傳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是戍兵必有代
者也古者戍兵三年之久不興外役者所以見民之勞也蓋戍
兵不過屯於邊境以備敵人而已不可以他復勞也文王之時
采薇以遺戍役出車以勞還師杖杜以勤歸皆所以觀其勞也
上以此而施乎下下以此而報乎上一施一報非和之至而何
謂之和之至言其甚和也及其戰勝而得意則愷歌禮曰王師
大獻則奏愷樂法曰天下旣平天下大愷則得意而奏愷者欲
與上下同其喜也古者有虎符以召兵有牙璋以起軍旅則伯
者亦豈軍之一物帥師之節也今而偃伯於靈臺之上所以答
民之勞而與之休息也文王之時民樂有靈德故名臺曰靈臺
後世因其名而用之亦曰靈臺僖十三年秦伯會晉侯于靈臺

哀公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是臺也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靈臺之名一則取其高而可以徧觀也一則取其德之靈也若孫子教戰吳王自臺上觀之李靖曰陛下臨高而觀之無施而不可則靈臺者主將所登以觀兵也今天下旣平偃伯於是以之勞與民休息得無意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八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九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事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此諸侯之爵位也以軍旅之際大而將帥次而偏裨下而什伍之長其爵亦不同也是以韓信羞與灌嬰伍黃忠固非關張比其可無以先定乎有功者加地進律有罪者削地黜爵此先王所以馭群吏也况軍旅之中功過相半必有以示之勸懲也是以許歷有功用爲國校李廣獲罪贖爲庶人非功罪之著乎遊說之士能騰頌於諸侯之間使其君臣相踈斯人也吾當收而用之如晉用楚材漢用項虜是也教詔者天子之所出吾能申之則有以感士卒之心如李晟受命之後

兵令一下而士皆雪泣非能申教詔乎或謂軍之教詔不可不三令五申然將軍之令不可謂之詔謂之詔則天子也訊厥眾求厥技者堯咨四岳舜闢四門人君用人之道未必不詢之眾而得之者况用兵之際才技之人沒於行伍者不可勝數苟非訊之於眾何以得其材乎昔高祖問張良今欲捐關以東誰其可與其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齊地此二人可使而漢將韓信可屬大事使當一面豈非訊眾而得其才乎

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人無遺謀然後事無隱情夫將以一人之身而萬事還至其將何力以給之是必多爲之慮則謀無或遺矣事物雖多吾得而極之又何隱之有此光武之沉幾先物所以莫與之敵人心欲

安有嫌疑則不安矣寇賈之嫌亦久矣而光武分之非能變之乎巫祝之疑亦甚矣而黃石公令禁之非推之乎或曰眾中有嫌者爲之變亦通變嫌推疑既可以安人之心而巧力所求欲其豫兵以力勝養之不可不深事以巧成索之不可不至王翦伐荊必待投石超距而後用之王伯伐茂建必待斷髮請戰而後用之此皆巧力之可用也養其力則勇者有願戰之心索其巧則機者有從戰之心因其欲動而用之可謂舉而不迷動而不窮也三略曰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兵之微權也其是之謂歟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耻約慶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用兵之道莫難於用眾尋邑百萬而敗於光武符堅以百萬而敗於謝玄此用兵所以欲固也欲固眾者必相地利以處之而

而可也。或曰：固衆之法，必欲使上下相救，左右相助，而爲利也。衆固欲固矣。然法又曰：用寡固者，何也？蓋衆寡雖有異，人而其爲固則一而已。此所以亦欲其固也。衆所在易，至於亂，必有以治之。戰者人之所畏，易至於止。吾必有以進之。如亞父堅卧不起，是能治亂也。范蠡援桴進兵，是能進止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必服行吾之正，而後可用。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必成其耻心，然後可用。能正則可使誼譁者有誅，亂行者有戮。成耻則人必寧爲榮死，無爲辱生。人心若此，何戰不克。約慶省罰者，蓋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慶賞貴約而不煩，刑罰貴省而不濫。賞約則人無覬覦之心，罰省則刑無濫及之過矣。人有小罪，苟勝而過之，不至於戮，則大罪必因此而作矣。傳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亦此意也。或曰：勝殘去殺之勝，謂人有小罪者，旣勝而去之，則大罪者亦因是而滅矣。

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阻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兵以善謀爲先，謀非一端而足，故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此五者皆可慮也。是謂之五慮。前云萬慮，而此云五慮者，蓋萬慮則無所不慮，而五慮則止於五者而已。順天之道，在於奉天之時。法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又曰：冬夏不興師，無非所以奉天時也。乃若馬援征五溪蠻，人多疾疫，其如順天。何阜財，在於因敵之利。法曰：掠於饒野。又曰：務食於敵，無非所以因敵之有也。乃若楚得敖倉不能守，其如阜財。何忠義者人心之所樂，勸勉者人君之至術，欲使斯人悅懌而進，其可無以勉之乎。蕭之

七書言第一
役軍士大寒不懌亦甚矣。楚王一勞之而三軍皆如狹繡其悅懌爲如何。若者助辭也。或曰臣下有功見知則悅懌衆。勉若者勉之以其功也。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是三者皆地之利也。秦有殺陵可以拒。晉漢知阨塞遂以滅楚。其可不知所守乎。陳豨惟不守障水。乃爲高祖所擒。劉禪惟不守陰平。乃爲鄧艾所滅。則羊腸狗門之地苟可利者不可不守也。右者尚也尊也。左手足不如右強。右者强大之義也。尉繚子曰殺入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入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弓矢之用可以爲禦。及矛戟可以守助。凡此五兵皆有所當。如李靖言八馬當二十四人之說。如晁錯言十不當一之說。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欲其雜也。蓋兵不雜則不利。此長短相爲救援也。五兵相當迭戰則可以久。皆戰則

三軍齊力。百將一心。故可以強。用是二者。又當視敵之事。與己之事。如何耳。而與之侔。是謂兩之也。孫子曰。技之以計。亦兩以見之也。是謂戰權。亦兩而稱之也。兩而見之。知其侔與不侔。則是權敵量力。而後舉兵爲得其道矣。

主固勉若視敵而舉

老子曰。用兵不貴爲主而貴爲客。蓋爲主之道易於易敵。適以見禽於人。此李靖所以有變客爲主之戒。爲主之道欲固而固在於勉若以制勝。不可懈怠而自敗。主固勉若此爲主之道也。至於舉兵加人。又當料敵而後舉。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爲主之道。雖當勉以待之。又能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此正得夫非利不動。非得不用之意也。昔河陽之軍。光弼爲主也。周摯攻之。而光弼斂軍。非勉而固乎。及登陴而望。

乃縱兵擊之。非視敵而舉乎。將心也。衆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天下有異人。本無異心。將之與衆。其勢不同也。其任不同也。捐其勢而求其心。又何上下之異哉。然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若之何而同耶。蓋人心雖不同。而同於好惡。此所以無異也。昔張巡爲將。欲使將識士情。士識將意。是乃以心相感也。若夫力則馬牛車兵佚飽也。勞不可以待勞。待勞者必以佚。飢不可以待飢。待飢者必以飽。馬牛者軍之用也。車兵亦軍之用也。閑之使佚。養之使飽。飽則其力爲有餘耳。法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正謂此也。

教惟豫。戰惟節。

兵之未用也。必有素行之令。兵之將用也。斯有一定之制。教之

預則令素行矣。戰之節則制素定矣。方其教之也。逐奔則使之不遠。縱綏則使之不及。疾徐踈數。各有其法。坐作進退。各有其度。此教之豫也。及其戰也。逐奔則不過百步。縱綏則不過三舍。可進則進。無遠奔。可退則退。無遠走。此戰之節也。法曰。士不素教。不可用也。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非教之豫乎。法曰。善戰者其節短。又曰。節如發機。非戰之節乎。

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賈生言。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斯言不獨可施之國。雖軍事亦然。將軍譬一身也。卒譬支也。伍譬指拇也。身使支。支使指。莫不各從其役者。大足以制小也。將使卒。卒使伍。亦猶是也。向非將之與衆。心乎其心。則未易使之也。夫何故。心同則力。力叶也。指拇大指也。尉繚子曰。將帥士卒。動靜一身。亦此意也。

凡戰權也鬪勇也陳巧也
非變不足以用兵非力不足以合戰非機不足以布列兼是三者乃可爲用蓋用兵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權時而用之如湯之伐夏武之伐商皆一時之變也力有餘者然後可以勝人故漢有飛將軍有驃騎將軍皆勇可以鬪者也陣出於心機故分陣布勢非巧不可諸葛亮平沙壘石爲八行方陣司馬懿稱爲天下奇才非巧而何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人各有心善使人者不逆其心人各有才善使人者不違其才士卒不願賞而請戰此心之所欲也李牧用之以破匈奴非善用其所欲乎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此人之所能也吳子備言之於教戰非得其所能乎用所欲則必廢所不欲行所能則

必廢所不能苟爲不然未有不敗於所不欲死於所不能者至於敵則反是蓋用衆之道與審敵異吾之士卒有所欲則用之而彼有所欲則不與用其所欲吾之士卒有所能則行之而彼有所能則不與施其所能若是則彼必拂其所欲違其所長彼安得不敗而吾安得不勝乎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用兵之法雖欲無往不克用兵之道必欲無所不備天也財也善也此用兵之道也得其道則可以一戰矣時運於天用兵者不可遷也法曰知戰之日又曰征之以某年日月時之不可移也故古人有尅日會戰詰朝相見其可或遷之乎時日旣不遷又假卜筮以占其吉凶焉且龜爲前列所以先知也龜之爲物

兆吉凶於未然之前。既知有必勝之理。又在乎微而行之。用之以機。然後可以勝之也。武王伐商。夢協其卜。襲于休祥。此以龜勝也。其行也。見風雨暴至。太公乃焚龜折著。渡于孟津者。無他。欲密其機也。夫是之謂有天。以在天之道。皆戰所有也。取諸己者。其用常不足。取諸人者。其用常有餘。三軍之衆。苟能有人之所有。是能因敵之財。以生其財。美其財也。生之則財不竭。美之則財不耗。法曰。阜財因敵。又曰。務食於敵。是能有敵人之財也。夫是之謂有財。非陣之難。使人可陣者。爲難。非器之利。備物以爲之。則利。法曰。人習陣利。又曰。陣巧也。蓋陣兵之法。欲其紛紜不亂。渾沌不散。苟非人習其利。則何以爲陣。禮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蓋制器之法。欲其材極其美。工極其巧。苟非極物以豫爲之。則何以爲利。成周之時。若無事於戰陣。無資於兵器。

而司馬之職。平陣有法。攷工之記。制器有工者。無他。爲欲有其善故也。是三者。既無所不治。然後人勉於所任焉。夫常人之情。莫不惡死而喜生。惡勞而好逸。今也驅之萬死一生之地。而人皆勉力以任其事者。蓋有以樂之也。傳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是謂樂之也。前云。懌衆勉若。卽此樂人者也。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率。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慮不先定。不足以應率。大軍似可勝也。必當有以固之。多力固可用也。必當有以煩之。人堪其任。然後治可得而簡。是數者莫不素定。故可以見物應率。非行之於豫乎。且人有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力能搏猛虎。不能無失色於蜂蠆。此無他。

應率之謀人所難也。前言見物與侔，此言見物應率者何也。蓋古者量敵而進，是亦行豫以應倉率之意也。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法曰：以輕行重則危，以重行輕則戰。是輕與重更相爲用也。行以輕，守以重，戰之法也。今謂之輕車則戰車也，輕徒則戰卒也。弓矢可以及遠，亦輕兵也。三者雖均於輕，不用重兵，然可以勝人，不得不謂之大軍焉。密靜多內力者，陳以密則固，兵以靜大則勝，惟能密靜，然後力多內助，故可以守，可以戰，此陣之所以用之而不可犯也。是謂固陣，因是退進者，因此陣可以進退也。可進則進，有不可當之鋒，可退則退，有不可追之勢，用心勩力，在此一舉，可不謂之多力乎。上暇人習，法曰：教惟豫，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爲人上者，於國家閒暇之時，人人而教之，使之日熟，旌旗耳熟金鼓，坐作進退各有其法，疾徐踈數各有其節，雖若

煩而不簡，然亦可以勝人也。蘇子不云乎：煩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是之謂煩陣。職者，自大將而下皆是也。法曰：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此亦職也。因能授職，則可以堪物矣。堪物者，堪任也。惟人能堪其職，故以之應物，則物來能名，事至能辨，宜其不嚴而治，故謂之簡治。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則古人營陣之法，常觀地而爲之，且建城建邑，莫不度地以居民，况用兵之際，可不因三軍之衆，相地而爲陣乎。是以李靖有開方之法，太宗有度地之言，皆其稱也。若夫方員曲直銳之形，天地風雲之勢，龍虎鳥蛇之狀，又因形用權，因敵取勝，其陣乃可得而用矣。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用兵之道非止一法制勝之法必欲其兼備故有攻戰守有進退止有前後有車徒此豈一法所能盡哉必兼是數而參之乃可以勝矣可攻則攻可守則守可戰則戰法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千里會戰此攻戰守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可則止法曰用衆進止用寡進退此進退止也在前則救後在後則救前各有其一焉太公曰士卒前後相顧此前後序也車因徒而爲用徒以車而爲輔未有不相因者焉禮曰車徒皆作此車徒因也是四者莫不相參爲用未始闕一然後可以一戰矣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訕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嘯慮懼事悔是謂毀折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是人未嘗不服其命也今三軍之士有亂行有干紀者是不服也有仁無信反敗其身是人未嘗不服於上也今有持疑而不決者是不信也師克在和不在衆也是人未嘗不欲其和也今有悔上暴下者是不和也是三者何自而見乎以其怠惰而不振則不服可知以其疑惑而不從則不信可知厭而不樂懾而不喜枝柱而不勝其任屈而不伸頓而不安肆而自次崩壞而不救稽緩而失期凡此者不和可知矣以是而戰患將至矣故謂之戰患驕者治以猛懾者治以寬寬猛相濟而後可用也今也驕而不治以猛則驕而愈驕懾而不治以寬則懾而愈懾惟其驕故至於伸吟而日肆嘯而無節唯其懾故至於憂慮而不樂恐懼而不喜以此從事未有不悔者豈不至於毀折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勢有小大性有剛柔總其數則有參伍用其人則有衆寡鄙人

與楚人戰則楚勝此勢之小大也夫平之人仁恇恇之人武此
大性之堅柔也參參也如參天兩地之參伍伍也如五人爲伍之
伍此參伍也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此衆寡也善用兵者以
我之兵觀彼之兵以敵之事按吾之事凡有兩焉卽前所謂是
謂兩之者是也夫然後可以謂之戰權權者稱其輕重之宜也
以彼已而稱之則其勝負可知矣前言戰參則參而用之此言
戰權則權而用之或曰權變也謂權以制一時之宜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用兵不可以無間用間不可以不善昔人以間爲下策非間之
過也不善用也有間而不善用猶水之覆舟也故善間者用之
以聖智使之以仁義得其實則以微妙是間爲難用也雖用間
於遠必觀其所親近之人是以陳平間楚必有以中於鍾離昧

文種間吳必有以遺於太宰嚭是皆觀其所親近之人而用之
也苟不知所以用之未必不爲反間矣用間之道時有不可失
財有不足吝又在乎待之以誠而使之無惑然後不敗乃事矣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則所謂者義也爭義不爭利
則所爭者義也戰必以義則所戰者亦義王者之兵無非以義
而後作此太宗之義兵武王之度義所以爲不可敵不奪民時
者先王之仁政教民習戰者先王之武備仁政雖不可闕而武
備亦不可弛所以作之者不過以時而已傳曰皆於農隙以講
事此所謂時也不獨是矣工役之事亦莫不以時焉春秋書城
防以其不時也故夫子曰使民以時使人慧者蓋慧則足以使
人慧苟不至必有携持而去者况小人懷慧其可不使之以慧

乎見敵靜者蓋遠者視之則不畏近者勿視則不散見敵之際當以靜處之苟不能靜是內亂何以待敵况兵以靜勝則可以待譁古之戰者猶且含枚而進其好靜也可知此方陣而鬻周摯所以自取其敗也至於三軍擾亂爲難治也必以間暇而待之危難之際至難處也必當愛惜士卒而無忘之是二者惟張遼盡之長社之役三軍擾亂遼曰勿動必有反者不反者安坐遼則中障而立得其反者而斬之卽定是見亂而暇也及其被圍數重遼與數十人突出衆曰將軍棄我乎遼後突陣而入是見危難毋妄衆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孟子言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蓋天下

之事施報而已居國之時苟無以施於下則軍中刃上之際又何以責其報哉方其居國之時未有戰也吾則撫之以恩而後濟之以信則在軍之際人必張大其聲布揚其武至於交兵接刃之際又必有殺敵之果致果之毅敢於立功矣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惟其居國之時上下之際有和順輯睦之風無乖爭陵犯之變則用軍旅之際必能進退坐作合於規矩準繩之法矣至於交刃而戰必能察敵情敢於有爲銳於進取矣傳曰愛之如父母謂其居國之時民之愛之如是也故在軍之際必能更相視徬而立功交刃之際必相信以前而無二心矣茲皆施報之効不可不知

凡陣行惟疎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行軍必以陣營陣必有法營陣之法以行列則疎疎則利於擊

刺以致戰則密密則相爲彌縫疎則不可亂密則有所恃兵不
雜則不利故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兵貴雜也令素行則民服
故必使民習於戰而後用此教之貴厚也兵以靜勝故勝乃治
我武惟揚故威利章

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
六德之教明義與焉軍國之治勵義與焉義者誠兵家所不可
闕也人惟能以義相守則以之扶持以之操執莫不惟義是趨
執不勉於赴功哉此郭子儀之勉光弼必以忠義爲先也人孰
不知兵鮮能慮事人孰不致慮鮮能成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正此意也孫臏滅竈是慮也及龐涓已斬人始
服之韓信背水亦能慮也及陳餘已禽人始服之苟爲無謀未
必不爲王恢劉備也王恢伏馬邑慮非不善也匈奴覺之而去

劉備伏谷中慮非不善也陸遜揣之爲巧亦何足取乎此人之
所以未必服之也若是則人之服之非服其善慮也服其慮之
有成也慮既有成則人必中心服矣時是也書所謂其自時中
是也中心也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是也人既服矣然後
無不治焉蓋大吏不服遇敵必慙而自戰又將何以治哉惟其
心服故以次而治矣

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五色令人目盲目既寓於色則所以物物者不可不章物章則
目必明矣心之官則思心役於思則所以慮之者不可不定慮
定則心必強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一進一退惟其時而已何疑之有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率見敵而後謀其謀不亦晚乎是以孟賁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不疑故也大寒而後索衣裘不備故也
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聽誅者聽其所誅者如禮所謂司寇聽之是也聽誅則不誑其
名蓋罰貴必也雖親必戮雖讎必殺又曷嘗以其名而誑之不
變其旗古以旗爲期謂之期約也然罰不遷列所謂旗者卽旗
號也可殺則殺又豈必變其旗號而後誅之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秦隋不道一傳而亡文武好善八百其昌事苟極其善豈不長
久乎堯曰稽古於變黎民舜曰稽古不詔而成事合於古豈不
可行乎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則誓師之際其可不作之以章明
乎誓命旣章士卒必皆可用而強也士卒雖強苟厲祥未滅人

未必無惑也故又在乎滅厲祥焉厲災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
無所之又曰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則滅厲祥者兵之所不敢忽
也故太白守歲李晟不顧杯水化血孝恭以爲賊臣授首此滅
之之道也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
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上言滅厲祥矣猶未見所以滅之之道此又言滅之之道焉傳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是義者滅厲之一物也事得其宜必始而
待之以信使知所服終而示之以強使知所畏蓋不言而信信
在言前則先之以信也必矣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則後之以強
也可知惟盡是二者其基可成天下之勢自此而一矣秦之商
鞅徒木者與之金所以示信也犯令者必有罰所以示強也率

之國富兵強吞噬六國非能一其形乎夫如是天下之士不得
不歸之此所以說而趨於所用也豈不謂之兼用乎兵不知變
不可以勝敵則權變之道亦居其一焉而權之所用必有以成
其驕溢之心所謂卑而驕之也必有以奪其好所謂親而離之
也彼其心既驕則是我能自外以溢之也其君臣相離則是彼
自內有以奪之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此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官人得則士卒服是將貴乎得人也得賢將則兵強國昌是得
人不可後也故一曰人征之爲言正也所以正其不正也亦兵
之要也然必得人而後正可施故次之於人焉或以爲服正之
正亦正也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則奉辭伐罪亦用之之一道也
故三曰辭或以爲號令之辭亦辭也養力索巧乃可以動巧亦

兵之所用也故四曰巧或以爲器械之巧亦巧也至於火也水
也兵也雖皆戰之不可闕然亦爲下矣故五曰火六曰水七曰
兵火卽孫子之火攻水卽吳子之水戰兵卽法之五兵是七者
皆軍旅之政也苟非其人不可以舉故必先之以一曰人

榮利耻死是謂四守

好生惡死者常人之情使之樂死者用入之法夫驅無辜之民
而置之萬死一生之地而人莫不從之者蓋有所守也吾有榮
名以誘之則人必慕榮而樂戰有厚利以與之則人必趨利而
樂戰民知生辱死榮則必好榮矣民知罰在必行則必重死矣
四者無失其所操是謂四守魏辛雄上疏曰凡人之所以蹈突
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罰四則避禍難亦此意也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

臨之以莊君子治民之道也况於用兵之際可不正其顏色乎望之儼然君子處已之道也况於用兵之際可不積其威儼乎容色則人知所敬積威則人知所畏凡若是者無他也不過使三軍之士有過則改而已蓋小人之過也必文未有能改之者吾今示之以威容則彼必改是矣凡此者皆用兵之道故曰凡此道也

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仁見親法言之矣仁者人之所親略言之矣是仁者有親也仁雖足以愛人仁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故反敗其身宋襄公嘗行仁矣然信有所不足卒之喪師辱國詎不敗乎六六曰木止曰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兵不可無其政政不可無其實人正辭火政也人必得其人正必得其正辭必得其辭火必得其火此實也人人即所謂官人得也正正即所謂率以正也辭辭即所謂我有辭也火火即所謂以時發之也上言七政而獨言者蓋舉火則水可知舉人則兵與巧實存其中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陷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法曰戰在於治氣又曰氣實則鬪是兵必以氣為主也夫博者袒裊奮臂所以壯氣也罵者叱咤撫掌所以示氣也况戰之爲道其可不作之以氣乎長勺之戰魯所以勝者以其知作氣之道也既作其氣又當發之以政焉政軍政也周官司馬掌邦政則軍之有政可知矣此蓋有以作其氣而後可以治其事也然

不假之色。則無以容之。不道之辭。則無以勉之。法曰。示以顏色。是欲假之以和柔之色也。又曰。告以誓言。是欲勸之以禦侮之辭也。至於人有懼心。則必使之知戒。人有欲心。則必使之從事。懼而不戒。則人怠於戰。欲而不事。則人失所望。吳漢墮馬。衆必危懼。而漢乃告以此。正諸公封侯之秋。衆莫不激怒。非因懼而戒乎。田單守卽墨。士卒怒氣百倍。單乃因而縱以火牛。驅以壯士。卒復齊城。非因欲而事乎。夫如是。可以深入敵人之制地。可以分其所職之事故。車戰則命以車之職。徒戰則命以徒之職。騎戰則命以騎之職。是數者皆戰之法也。一說。蹈敵制地。以爲因敵之道。而蹈之。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賢者言可以爲天下則。行可以爲天下法。人之所形者。在是也。欲得爲人之形法者。必由衆以求之。如語所謂選於衆是也。法曰。訊厥衆。求厥技。夫有技之士。猶因衆以求之。況可以爲人之形法者。可不由衆以求之乎。然人不可以妄取也。必得其實焉。語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四嶽曰。試可乃已。是用入之道。必欲使之名實相當。而後可也。聖如大舜。堯猶使之試諸難。況常人乎。夫所謂行者。亦其能行之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書曰。亦言其人有德。亦行其人有德。此試以名。則所以必貴於善行之也。若其不能行。行必以身先之。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以身教者從。是身以將之意也。若能其行。吾則因而使之。無或忘。苟爲可將而不將之。則是不成人之美。不可忘。而或忘之。則是使大臣怨乎不以也。何足以得英雄之心乎。

三乃成章者蓋數起於一立於兩成於三治身者必以三省行事者必以三思是皆以其三則有成也試人之法至于再三則其人之才行章然可見矣故始而攷之中而攷之終而又攷之凡三者若是則人焉庾哉宜其章然可見也一說章為章程孟子論用賢以左右之言為未可以大夫之言為未可又以國人之而察之則其攷之也豈不至乎孟子之意正欲見其行之所蘊也斯人也吾非妄取之也以其云為舉措素合於人心也人生咸其所宜豈不足以為人法乎一說三乃成章曰試以名行一也身以將之二也因使勿忘三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天下有不齊之情聖人有能齊之術此治亂則有道也仁見親

無仁則不愛未有不亂故一曰仁信見信無信則必疑未有不亂也故二曰信直則無反側故三曰直用衆在乎心一故四曰一爭義不爭利故五曰義知變則可以應事故六曰變專精則可以行法故七曰專語曰克己復禮為仁又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公可以治己也既有仁以先之何亂之有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仁安有哉所以不能治民也傳曰上好信則民用情又曰信符也為其可以執以為稽也為其不疑也既有信以行之何亂之有晉文伐原以示之為其信也晉國之所以治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書曰平康正直既能直以將之何亂之有子產古之遺直為能直也此鄭國之所以治也法曰心欲一為其齊也既能一以齊之何亂之有屈突通惟其一心此唐所以資之而有天下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為其得宜也傳

曰行而宜之謂義爲其合於道也既有義以用之何亂之有郭
子儀李光弼相勉以忠義是有義也此唐之所以治歟通變天
下無弊法是知權也既能變以通之何亂之有王伯之權以濟
事是知變也軍之所以勝歟法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爲其精
一也既能專以行之何亂之有孫武之於君命有所不受是能
專矣此吳軍之所以治也夫既能盡是七者何亂之不洽乎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
曰百官宜無淫服
不觀其始無以知法之所自行不觀其終無以知法之所自成
夫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而其所以揭而示之
者又寓乎物也是法也其初則上受之下下受之上故一曰受
既有所受矣故可稽以爲決操以爲驗故二曰法既有法矣而

後可以有立故三曰立既立矣故如置郵傳命之速故四曰疾
此皆法之所自行者有所始也衣服者法之所御也故於衣服
則當御之使無非法之服周禮司服衮冕鷩冕元冕之類是也
又安有衣之偏衣如晉之太子哉服色者法之所由辨也故於
尊卑則當等之使無隆殺之混所謂九章七章者是也又安有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而爲詩之所刺也哉然而百官又不得爲
淫服淫服者非法之服陳公衣祖服於朝此淫服也陳之所以
亡然立法必以衣服爲言者易服色王政之所先也則衣服言
於立法之終固宜
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執法馭下者貴乎必率下以身者貴乎公將之治軍使法歸於
已而無掣肘之患則法爲必矣故曰專孫子曰臣既受命爲將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是知專也法行於人已與共畏之而無失之私則法爲公矣故曰法魏武曰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是知法也李牧守雁門軍不從中御李靖軍中節度不從中治此法使在己曰專也祭遵以光武舍兒犯法而終殺之曹操馬躍凌中乃割髮自刑此與下畏法曰法也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行兵之法無以小言而必從無以小利而必貪從小言必爲敵所間貪小利必爲敵所誘張飛聲斷軍後曹洪知其張聲姚興言救慕容宋武知其虛辭軍豈可以小聽哉司馬懿屯陽遂以誘諸葛而亮不動先主管平地以誘陸遜而遜知其有巧戰豈可以小利哉兩者旣不可以成功如何而可哉曰有道也蓋勢有所立而後可以用其機機有所秘而後可以盡其道法曰知

戰之地知戰之日可以千里而會戰知戰固有日也夫戰日旣成是戰之勢立矣而又行之以微則密其機使時人不知吾所與戰日與地斯可謂盡用兵之道也張良運籌決勝衛公以爲知道此也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所難齊者人之情所易齊者上之政正人之道不行則事之以專其誰不正哉穰苴於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之際而斬莊賈示之以專也人有未服則行之以法其誰不服乎孫武教戰左右大笑而三令五申之者法也心有不相信則當一之張遼李典素不叶乃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如何耳一也士卒有怠心則作之此吳漢於吏士恐懼不戰而激勵之以怒者氣也人有疑

惑之心則變之此太公焚龜折著而破紂也人不信於上則行其不復之令此商鞅徙木之法也凡此皆古之政也蓋此皆古人之所已用之政也夏官主政故曰政法所以四言之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九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窳氣欲閑心欲一言五日容戰亦多術不可以一而求術無不備斯可以成其功凡戰之道有位有政有力有氣而又有心焉其術不同也位嚴政栗力窳氣閑而其心又一則術無不備矣夫將帥而下有偏裨偏裨而下有長正尊卑小大其位不可以不嚴位苟不嚴則上下之分不正必有大吏怒而不服者矣今也位欲嚴而分必定矣此穰苴有定爵位之言僖伯有十等列之對是也刑罰以威其心進退以謹其節申令法制其政不可以不栗政苟不栗則士卒之心不服必有畏敵而侮我者矣今也政栗則心必服矣此程不識治簿書廷王之申號令是也飽而後可以待飢佚而後可以

待勞其力不可以不窺力苟不窺則必有望敵而不進者矣今也力欲其窺則士必勇矣此王剪之軍投石超距鄭國之士投蓋稷門是也軍旅以舒爲主不舒則氣奪矣故氣欲閑王霸之閑營休士亞夫之固壘不出欲其氣之閑也丘大齊則制天下不齊則其心惑矣故心欲一班超以三十六人在西域而死者皆從張巡歷四百餘戰而人無異志其心一也凡此皆戰之道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用人之法有不同則治人之術亦不一道義也卒伍也行列也縱橫也名實也所以用人也曰等曰立曰定曰正曰察所以因其人而治之也昔晉人謀元帥以郤穀將中軍曰其爲人也閱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是則將帥之用

豈惟其才乎以其有道義之可用也道義之列有小大有長短又不可無以等之成周之制五人爲伍四兩爲率故伍有長率有正是則三軍之用豈無其制乎率伍之制其衆寡其少長不可無以立焉李衛公言伍法之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教戰之法其可無序乎行列之序其前後其左右又可無以定之太公畫方法千二百步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則縱橫之道不可不正也於此正之則經東西緯南北地與人相稱矣管子曰理名實勝之此自治之節制也太公亦曰使名當其實實當其名則名實不可不察也於此而察察之則循名責實真才實能可得而用矣蓋有將而後有軍有軍而後有陣陣而後度數刑名備矣能否之實於此可別矣故曰察名實此其序也

立進俯坐進跪

立者進則使之俯其身坐者進則使之跪其足此教戰之法也且大司馬四時之教有坐作進退之節士之所習者素矣今而用之又孰有犯其節哉夫用兵之法不欲煩人而常從其便因其立而進也故使之俯倒俛首而前無桀傲之患因其坐而進也故使之跪而膝行而前無紛亂之失皆因其自然之勢而使示人無過煩也使立而進者必跪坐而進者必俯無乃大勞乎使人之法必不若是之煩也

畏則密危則坐

心有所懼則必有以親之勢有未寧則必有以安之夫人之所以驚畏而無所喜色者是其心有所懼也吾欲使之相親密則伍采彌縫更相救援左右得以相親前後得以相及此畏則密

也匈奴數萬騎圍廣是軍士皆恐而無人色可謂畏矣廣爲圓陳外向軍士乃安非密之之意乎人之所以危患而不安處者是勢有未寧也吾則使之安坐安坐則安然止息各守其心無喧嘩之失無紛擾之患此危則坐也長社之軍夜驚亂一軍盡擾可謂危矣張遼謂左右勿動令軍中安坐豈非坐之之意乎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

用兵之法莫先乎有謀謀於其先則備之必早事至而後謀吾知其無備也是以敵人遠來勢孤形小吾則視之如憑軾而望齊師登埤而望晉軍將以謀之於先而早爲之備也有備者無患軍士何從而畏哉若邇而相近形成勢立吾則勿視以因其心如亞夫堅壁不動孔明開門却洒其謀有素而彼已墮吾術中矣以靜待動軍士何自而散哉或視或不視亦以愚士卒耳

目而使之無知之術也。目而使之無知之術也。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有以安其心則人必不懼。有以作其氣則無不勇。跪坐伏止示以顏色告以誓言皆所以安其心也。振馬鼓譟所以作其氣也。心既安則見事不惑又何懼焉。氣既作則望敵而進無不勇焉。善將者當危患之時人人有畏懼之色其心必不困而其氣必惰矣。吾則使之坐跪伏止焉所以安慰而鎮靜之也。位大將軍居中正位也。左右偏裨之將也。甲者甲士也。大將既下車左右下車甲士皆坐然後徐行而誓之使之安其心而無畏耳。人見

其誓之既徐下而且坐必無懼矣。自大將而下至於徒甲徒甲士之三人車中之七十二人。人是人也。等計其輕重之兵而用之。蓋兵以重守而以輕戰。以此兵備戰守而釋危懼也。或曰等其輕重之勢人心稍安矣。又恐其氣之未作也。故又振而起其馬喝而噪其徒甲以觀其勇之如何。若猶畏也則又密之以安其心焉。法曰畏則密是也。夫既密是人心猶未甚安也。吾所以撫之者又當致其至。故使之始而跪者今則坐始而坐者今則伏。膝行而前遲遲其行也。寬而誓恤其心也。夫既坐而伏矣所以誓之者必膝行也。撫之如是其至者使之安其心不爲事所懼也。既誓矣又且起之。或鼓或噪而進所以齊其氣也。又以金鐸止之。所以寧其心也。周禮曰三鼓振鐸車徒皆作三鼓振鐸車徒皆坐是亦進止之也。彼既知其進止而無懼矣。又使之

十書言義二十
四
銜枚誓糗。枚如筋，以繩繫于頸，所以止喧嘩也。糗，糧所以爲食也。禮曰：軍旅舍枚而進。書曰：峙乃糗糧，使之舍枚，則以靜而待譁。誓以糗糧，則以飽而待飢也。又坐而膝行，以序推之，所以勉其進戰也。三令五申，亦云至矣。向有懼心，今則有鬪心。向有危心，今則有勝心。宜其無犯令而就戮矣。無退志而回顧者矣。今三軍若有可戮，則姑惟執之而未戮。有顧心，則必禁之使無顧。凡所以寬之也。夫如是，則人惟上之從，然鼓噪以先之，使勇怯並進，強弱如一，斯可矣。前旣已執戮，禁顧躁而先之，似可用矣。今而三軍猶有懼心，其畏尤甚焉。詎可專尚威猛以殺戮爲哉？必無行殺戮而和顏溫辭以諭之。法曰：假之以色，則示以顏色者，以悅其心，以平其志，以釋其危懼也。法曰：道之以辭，則告之以所生者，誘之以封侯，諭之以報國，誓之以必死也。又且巡而

行之，察其所職之事，使車謹其車，徒謹其徒，騎謹其騎，而後可以決勝也。右賢王將四萬騎圍李廣，廣使其子直貫胡陣，還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意自如而益治軍。軍中服其勇，率走賢王。吳漢每戰不利，諸將皇恐失其常度，漢乃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卒破蘇建，是皆循省其職也。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治兵必有令，行令必有時，此軍之常法也。况三軍方當危懼之時，其所以令之者，以常法行之，無乃持久乎？故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常也。久而戒三軍，則無過分日矣。分日者，日之半也。一率之警，無過分日者，常也。今而戒禁其人，則無過不息焉。不息者，半息也。凡此皆欲速申其令以治兵也。惟其人在危疑危惑之中，而後乃使之服也。蓋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苟未疑惑其師而服之者亦難其人然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服於平居無事之日士卒之心未嘗不從所令也今於危惑之中何以言其可師服哉蓋兵士甚陷則不懼故也是以井陘之役背水之陣韓信可以使士殊死戰長社之役一軍盡擾張遼可以使之左右勿動者皆此之謂也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
孫子曰以近敵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夫戰之法力不全不可以持久氣不勇不可以勝敵故養其力以守可以久作其氣以攻而攻無不勝王翦堅壁不戰休士洗沐久之軍中投石超距卒破荊軍曹劌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卒克齊師內有未堅則不可以持久也

有所苟安則不足以決勝古人用兵行必立戰陣止必堅營壁其為固可久也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為其危之可以勝也亞夫堅壁固壘而率挫吳楚以固久也韓信背水而陣而卒擒陳餘以危勝也前言危則密此言以危勝者前言人心之危也此言地勢之危也故不同心有所生則在我者不可犯氣有所作則在敵者斯可敗遇敵而懼人之常也今士卒之心有所生矣雖大敵在前而晏然不動則可以固而不可犯矣久而必惰人之常也惟士卒之氣振而不弊則雖百戰之餘而其氣益銳則可以勝而不可敗矣張廵之守睢陽也力戰而人無叛之心非本心固乎王伯之破蘇建也閉營而軍士斷髮請戰非新氣勝乎內必有以衛其身則人不可得而犯外有以制其敵則人不可得而敗甲者衛身之具也兵者制敵之器也楚人哀甲知所以

固也。衛人受甲不戰，何以爲固乎？陳湯料胡兵不當漢兵，知所以勝也。蕭俛銷兵，何以爲固乎？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物各有用，用各有宜。車之爲用，踈則不合，必有隙可投，有間可乘矣。故以密固，鄭人魚麗，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則以密爲固者，左右得以救援也。徒之爲用，散則不聚，其作止必不齊，行列必不定，故以坐固。張遼令左右勿動，軍中皆坐，則以坐爲固，其心無有不安也。甲之爲用，輕則難以自庇，兵之爲用，重則難以擊刺。周禮：亟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舉而眡之，欲其豐也。則甲之厚重，豈不固乎？廬人爲兵，守國之兵短，攻國之兵長，擊兵欲強，舉圍欲細，則兵之輕者，豈不勝乎？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

爲之職，惟權視之。事之在人，其勢未嘗兩立，將之治兵，未嘗失之偏勝。故勝敵之心，既重，其所見者，惟敵之視，爲其心之常務勝之也。畏敵之心，重，其所見者，惟畏之視，爲其心之常畏彼也。畏之者，必無勝心。勝之者，必無畏心。是事之在人，其勢未嘗兩立也。吾於此有術，以一之，常不失之偏勝焉。故士之心，務在勝彼，勝心既過，則必易敵而妄進。士之心，常若畏彼，畏心既過，則必致力而死戰。是心也，合而一之，然後可用焉。故有勝之心，必濟之以畏；有畏之心，必濟之以勝。交兩心而定之，斯可矣。勝心既重，宜有利也；而利中常有易敵之害，畏心既重，宜有害也；而害中常有備敵之利。吾於兩者，取其利而一之，故勝心既重，雖利也，必使之知利中之害，而成其利；畏敵之心，雖害也，必使之知害中之利，而就

其利兩者咸歸於一。何往而非利哉。職事也。交之以兩心。一之以兩利。是能兩爲之職也。有勝心。必使之爲畏敵之事。有畏心。必使之爲勝敵之事。蓋在人既有勝畏之心。在我當審輕重之宜。使三軍之士。其於畏勝也。無低昂之失。審輕重之偏。常交定而若一焉。此其所以勝也。李廣之軍。右賢王以四萬騎圍之。其子直貫陣還曰。胡虜易與耳。是勝心重也。而士無人色。蓋治器械。是畏心重也。李廣能使人無輕重之分。此所以虜不敢犯。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

戰之所以勝者。常在乎兵。兵之所以用者。必得其宜。苟用兵而不得其宜。則宜重而輕。宜輕而重。將何以爲戰勝之術哉。然則兵之爲用。輕則利於攻。重則利於守。相須而並行之。其可也。苟

一於輕。攻可也。守不可也。一於重。守可也。戰不可也。然則守而用重。攻而用輕。兵之所以利也。設或守之以輕。行之亦以輕。則輕進無援。未有不危者也。守之以重。行之亦以重。則失利後期。亦不足以取勝。所謂其法十一而至也。輕固不可獨用也。重亦不可獨用也。兼而用之。亦不可無術焉。故守以輕。行以重。則守者不固。行者不利。未有不敗也。惟其守之以重。則守必固。行之以輕。則戰必利。然後可以盡戰之道。是故戰者相爲輕重也。輕無重不可。故輕賴重以爲援。重無輕不可。故重賴輕以前進。兩者常相須而並用也。此戰之道也。法曰。籌以輕重。此也。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善用兵之將。必明乎用之之序。知用兵之序。必審其戒之之術。兵必有舍。舍而後行。行而後戰。序也。舍所謹者甲兵。行所謹者

行列戰所謹者進止此戒也始而舍之必當自固亦慮其有弃
甲曳兵者故謹甲兵法曰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此綿土
治兵者所以伯也及其行之必當自治亦慮其有亂行失次者
故謹行列法曰不失行列之正此行必立戰陣者所以勝也迨
其戰也尤貴其節蓋兵不可以無節節不可以不嚴則失進止
之序矣法曰無犯進止之節此教坐作進退之節者所以爲至
治之世也可不知所戒者哉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

敬事下人者人無不從以已夸人者衆無有服楚莫敖舉趾高
其心不固爲鄭人所敗鄧士載謂諸軍賴某有今日爲識者笑
是不能敬而慊以是率人其誰服哉然則爲將者旣無易人之
心則處已者常有不足之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

於一事之立常若不能者是敬而後能慊也夫旣無易人之心
矣則人亦無易於我故以此率下人將心悅而誠服矣光武曰
每發一兵鬚髮盡白能敬而慊也當時之人有推赤心置人腹
之美降者日以千數昆陽之戰一舉兵而人無不前職此之由
也

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

民何能爲哉視上之教如何耳上教人而失之煩勞則人見其
上之煩也故輕進而無功上教人而得於寬暇則人見其暇也
故持重而有功輕重之勢煩暇之所致也民焉能戰哉以鼓而
爲戰也疾鼓而奏之則聞其聲者皆有輕重之心寬鼓而舒之
則聞其聲者未必無持重之心一輕一重非人之所能爲也由
鼓聲而然也州吁擊鼓其鏜其兵所以不戢而自焚也或曰奏

輕也。舒重也。民心無常。唯上之所使如何耳。且甲兵之外有戎衣。衣有厚薄。則戰有輕重。衣而膚薄。則見其參於前者。皆輕進而不能持重。衣而美厚。則見其參於前者。皆持重而不輕。或輕或重。以衣之厚薄使然也。衣之偏衣者。又何以爲戰哉。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陳湯有言曰。胡兵五不能當漢兵一。夫以五敵一。誰重誰輕。湯且以爲不能當者。何哉。輕乃重也。古者以重行。輕則戰。以輕行。重則敗。是甲兵者。雖若甚輕。而有重兵之功也。蓋兵之戰也。必資乎物。物之用也。必有其術。故馬車馳車也。甲兵。甲士所持之兵也。馬車將以突敵。堅則不可破矣。此我馬旣同。宣王之所以攘玃貌也。甲兵將以殺敵。利則不可犯。此穀乃甲冑。鍛乃戈矛。魯侯之所以平淮夷也。作戰之物旣堅且利。雖曰輕而行之。其

實有重兵之功矣。法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猶知其不占而不與之戰。况此乎。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傳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則上之爲言。非上下之上。乃崇尚之上也。且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則謀貴乎獨也。所尚在於同。則無斷也。以是而戰。將何所得哉。然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此言無獲者。蓋同欲則心一。故勝。上同則十羊九牧。故無獲。且專欲難成。則爲將貴乎從衆也。所上在於專。是建衆也。以是而戰。安得而不死。然法曰。國以專勝。此乃言多死者。國之專。則用將也。故勝。上專則拂人從己。故多死。法曰。必生可虜。則怯而貪生。無必死之心。安得而無疑。宜元懼敗。漾輕舸而衆莫有鬪心。是也。法曰。必死可殺。則輕而必死。無自生之路。安能取勝哉。趙括身自搏戰。

而取長平之敗是也。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生人之所欲也。死人之所不欲也。今三軍之士舍其所欲而就其所惡者非死可爲而生不可爲也。以其好惡畏慕之心有以激之耳。故平日之間有恩愛以及人不啻如父兄之愛子弟是愛者人之所好也。誰不致戰以報上之愛哉。此吳起爲卒吮疽其母知其子之必死也。三軍之士其怒氣旣盈不啻如有不共戴天之讎是怒者人心之所共惡也。其誰不致死以雪其怒哉。此田單之軍怒自十倍所以復齊城而克燕。法曰戰勝在乎立威。故亂行者必戮。干紀者必誅。是威者人之所畏也。安得不死戰乎。此楊素馭戒嚴整不能陷陣還者斬之。士卒有必死之心是也。傳曰舍生而取義事得其宜則寧死而得義之榮無生而

取不義之辱則義者人之所慕也。武王以至義伐不義人安得不同力同德以殺紂乎。法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進有重賞孰不爭先從命爲士上賞孰不遵法則利者人之所慕也。度尚之所以使三軍死戰破桂陽者說之以貨也。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所以化天下者約則人必服其化所以公天下者約則人必歸其公。夫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有教以化之脩號令明賞罰者省而不煩簡而有要則用民於戰人將陷陣先登以死爲輕矣。夫道者令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有道以公之明之以曲直論之以老壯無繁辭無劇務則用民於戰人將獲其死所而得其正也。道教不同而同於約輕與正不同而同於死非能得民心何以至此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孫子五事自一曰道至於五曰法其終則曰知之者勝於七計
自主孰有道至於賞罰孰明其終則曰吾以此知勝負矣然則
上而天時則有陰陽寒暑時制也下而人事則有主將法令士
衆也是戰之爲道其如勝乎其如否乎其如天人乎必有可知
者如上得天時下盡人事則勝矣如上不得天時下不得人事
則負矣然則一勝一負不卜之他卜之天人斯可矣湯武順乎
天應乎人此其所以勝也若或曰順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
息
人有衆寡則其令之也有久近凡戰之法方治軍之初必有戒
令三令五申之欲其詳且悉也諄諄複複恐人之不知也是以

戒三軍則三其日警一卒則半其日禁一人則不過一息耳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一軍一日故三日百人爲卒警之則半日
若夫一人之禁爲易詎過一息哉前言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
不息不可以分食蓋言當危懼時而戒欲其速也此則令軍之
常法也彼子玉治兵終朝而鞭七人貫二人耳豈古法也哉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仁義則
本也權變則末也本在所先末在所後此執之以略守之以微
權其先後而用之斯可以制勝矣是以古之明兵道之要者必
知先後之序而造兵機之妙者又能適先後而致戰本在所先
故兵道之大莫善於用本末在於後故其次莫善於用末執此
本末之略守之以微妙之神可以用本則施之以仁義可以用

末則施之以權變如此斯可以戰矣苟徒知本而不知末則爲宋襄矣阻而不鼓豈能權其本末乎知末而不知本則爲晉侯矣譎而不正豈能權其本末乎盡是用者其唯湯武乎天人心是應而升陞盟津之謀是用非善權者能之乎

凡勝三軍一人勝

朱桓曰兩軍相對勝負在將而不在衆寡誠是言夫致力以決戰者軍士之所同運謀以決勝者良將之所獨馬陵之戰萬弩俱發三軍之力也度地運謀而勝龐涓非孫臏而誰北城之役諸軍畢集三軍之力也麾之使進而禽安史非光弼而誰此凡勝所以歸之將也或曰凡勝者以一人奮而先登則三軍隨之而勝如仁貴之白衣自顯賈復之鼓勇先登或曰一人謂人君有道故軍可以勝書曰一人元良又曰一人有慶非天子不敢

當一人之稱或曰三軍雖不同其心如一人如武王之三千臣唯一心是又一說也

凡鼓鼓旌旌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則用兵者以鼓爲上也不同者物之常然同之者今之有素旆折羽爲旌熊虎爲旗二者皆訢也而其用非鼓則不能爲指麾今有以鼓之則鼓之左麾之右爲有節矣禮曰三鼓作旗是也車爲軍之羽翼馬爲軍之伺候非鼓不能爲動用今有以鼓之疾而前緩而止爲有序矣傳曰援桴而鼓馬不能止禮曰三鼓車徒皆作是也兵五兵也以是鼓之則趨進有時擊刺有度矣禮曰鼓三發徒三擊是也至於首之所戴足之所履人之未知也故亦從而鼓焉噫兵大齊則制天下古之人欲其六伐七伐而止齊六步七步而止齊焉者爲

其大齊則天下可制也。今鼓人之鼓，以旌旗則鼓之，以車馬則鼓之，以兵徒首足則鼓之，一有所用，則一爲之鼓，此無他，其所以鼓之者，欲其兼齊也。故終曰：鼓兼齊，周禮大司馬中冬之教備矣。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重再也。魏鄭公曰：人有患疼痛十年，皮骨僅存，便欲負數石米，日行千里，必不救矣。然則用兵者，可不知哉？夫兵不可輕進也。吾旣得其固矣，毋得再進焉。雖再進，亦無得盡行。若盡進而與人戰者，必危。高祖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軾生說曰：項王引兵南走，王堅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安輯河北，王乃復走滎陽，此勿重之說也。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

行之難

按圖布勢，未必皆勝。注的存鵠，未必皆中。拘法陣兵，未必皆可用也。善陣兵者，不求於形勢之外，常存乎心術之中。是以非布陣之難，使人習陣之爲難；非使人習陣之爲難，使人致力用命之爲難。非知之爲難，行之則爲難。黃帝因丘井，以寓兵法八陣之制，世所共知。後世能陣者幾何人？能使人習者幾何人？而其士卒之可用者，又幾何人？數千百載，有諸葛亮者，布陣爲八行，又其下有李衛公者，減爲六花，亮知而行之，卒能強蜀。司馬懿嘆其奇才，靖知而行之，卒能造唐。而四方莫不來服，二人者非惟知之乎？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傳曰：五方之民各有性，故齊性剛，秦性強，楚性弱，燕性慤。三晉

之性和是五方各有性也。性雖隨其方，人各隨其州而異焉。傳
八曰：以俗教安，則人不偷。故太公在齊尚賢而易俗，伯禽在魯簡
禮而因俗，是教能成其俗也。俗雖因於教，亦各隨其州而異焉。
古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此性也。所以隨州而異也。然天
下有不同之民，而聖人有能同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吾
化以道，則天下一統，六合同風，一歸於道化之中，而無異政殊
俗矣。此道之化也。傳所以曰：一道德以同俗。
凡衆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
自多，未獲道。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然則以衆擊寡，勝之必也。然有以百
萬而敗於八千者，非衆不可用，不識所以用之也。以寡擊衆，宜
不勝也。然有以三千而敗百萬者，非寡必可用也。識所以用之
也。惟其識而用之，故衆以勝寡，而得勝者，毋得恃之。常如不勝
之時，苟矜前日之功，忘後來之慮，未足以爲勝矣。蓋用之者，聞
愷樂如聽金鼓之聲，登廟堂如行行軍之間。雖曰已勝，常如未
勝之時。故吾之所以勝之者，甲兵也，車馬也。今而旣勝，則兵不
可言利，甲不可言堅，車不可言固，馬不可言良。苟以是而告人，
是輕敵也。其所以不告人者，何也？爲吾衆不自多，其功常如未
獲道之時。苟爲不然，則勝而驕之，必爲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晉
人狃於城濮之戰，吾未見其獲道也。吳子曰：戰勝易，守勝難者，
不患不能勝，患無持勝之術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
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以謙自處者，將之所以責己。明法申令者，將之所以馭人。夫勝

則分善敗則取過將之自處以謙也復戰而重其賞罰誓以居前將之明法申令也是以戰而獲勝則不居其善而與衆分之王鎮惡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李晟曰上憑睿筭下賴士心是皆不專其善而分之衆也若又有戰其可以前日分善之心而論之乎必也量其賞罰以勸沮之進而有功者必賞退而無功者必罰賞則勸罰則沮所以驅之於復戰也不幸而不勝則不分其惡而取之在已李廣曰諸校尉無罰乃我自失道司馬景王引二過以歸已是皆不責於人而取過在已也若將又戰其可以取過之心而告之乎是必誓以居前無復前術始也既勝而分善今而再戰勿復以前日分善之心而告之始也不勝以取過今而再戰勿復以前日取過之心而告之勝否勿反用前術是正三軍之法則也莫難治者三軍之士莫難言者治軍之

法吾能盡其治之之術隨勝否而用之斯可謂得治軍之法也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鬪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天下未嘗無可用之人在我貴乎有善用之道是以上之人有仁以親之則三軍慕其仁莫不左右相助前後相援其爲救也出於仁矣蓋仁者人之所親以仁豈不相救乎魯之民疾視其上而不救仁不足也有義以勵之則人慕其義莫不視敵而前冒難而進其爲戰也固出於義矣蓋爭義不爭利以義豈不足戰乎衛之民受甲不戰者義不足也智見恃故人賴其智以決疑乃若諸葛謀多決少奚可哉勇見方人賴其勇以盡鬪楚之民莫有鬪心奚可哉若人不信則行其不復行因其信則莫不專一民未知信晉文公伐原以示之而後人一其心也取敵之

利者貨也。其心既貪於利，又安得不相勸以殺敵哉？先主取益州曰：凡其府庫，孤無與焉。此人所以相勸而勝之也。君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勸之，心既急於功，又安有不求勝於敵哉？魏文侯爲三行以享士，及聞秦師奮擊之者以萬數，此以功而勝之也。凡此皆上之人有激勸之術，則下之人各致力而進。此天下皆可用之人也。夫仁不可得而知之也，卽其心之所存，斯可以爲仁。義不可得而用也，卽其行而可見者，斯可以爲義。傳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心中仁。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是行中義。無他存諸中者，然後爲愛人之恩。見於外者，然後爲制事之宜。中之爲言合也。語曰：言中清，行中倫。禮曰：負中規，方中矩。皆中之之意也。物來能明，事至能明，此智也。苟爲無智，則不足以下天下之事。捍大患，禦大敵，此勇也。苟爲無勇，則不可以任天。

下之重，存之以誠，持之以久，此信也。苟爲無信，則不能持之以久。遠法之所言，特及此五者，而不及於利與功者，蓋利之與功，上之所以勸下，非上之人躬行而帥之也。故不再言之，讓以和，人以治。

辭遜之德，旣行於上，親睦之風，斯成于下。夫上不伐善，遜之至也。人相遜，則有功者無好勝之之心，無功者皆勉力而進，和睦如此，則無乖爭陵犯之變。其有不治乎？春秋之時，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對曰：師有功，國人喜而逆之，先入必屬人之耳目，是代帥受名也。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范叔則以爲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則以爲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是以晉國以治，而人無爭功者。遜之至也。乃若寇恂與賈復有

隙田文與吳起爭功在上者既不能讓以和其何以使之輯睦哉

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爲人

善戰者臨機制變可也自取諸已而不循諸古人之陣迹張廵教戰出自己意未嘗依古法去病言兵自顧方略不至學古兵法是知自予以不循者也乃若房琯用車戰而敗趙括讀父書而死安得以語此官人得則士卒服略言之矣夫用兵之際苟得一人爲之謀主則三軍有所恃耳故爭得賢以爲我之人田忌以孫臏爲師卒能強齊蕭何追韓信以拜將卒能帝漢皆知爭賢以爲人也虞不用百里奚而亡楚不用范增而斃又烏足

語此說其心効其力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夫既有以悅其心又烏有不盡力以報之內有以得三軍之心故外有以得三軍之力苟其平居之時無以悅其心則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又何以人人効其力乎王伯之善撫士卒故軍士斷髮請戰王剪之椎牛享士故軍士投石超距乃若魯之民疾視其長上衛之民受甲而不戰非民之効力也無以說甚心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夫戰之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用兵者之所通知也故擊其惰歸避其銳氣此孫子言擊之避之之術也不卜而與之戰不占而避之此吳子論擊之避之之術也勢之虛實在乎敵兵之用否在乎我故微而靜則怠惰

而無備非真靜也故擊之若強而靜則法令明士卒服此真靜也故避之倦勞則委靡不振故可擊閑窳則其力有餘故可避大懼則一軍盡懼故可擊小懼則必知謹備故避之凡此皆古之用兵之政然也而禮不合於此而五端則皆然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二十一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遠褻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檀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褻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然則兵之爲用皆可以取勝也恃患乎不知所以用之耳此以下皆言用衆寡之術也夫寡則易散不可不固其心衆則易亂不可不治其法寡則力不足不固則無以爲援衆則力有餘不治則人得以輕進寡則利煩謂其雜以示強也如更衣而出入是也衆則利正謂其治以明法也煩則可以自固正則可以自治若夫用之之際則有進有止人既

衆可以進。難以退。故進則進。不可進則止者。所以自固也。若退則恐其煩亂而難止。符堅百萬敗於淮淝者。以其揮軍以退。亂莫能止也。寡則人少。故可進。不可進則退。易於進退也。李陵三千敗於匈奴。不知退而自固。所以敗也。衆以合寡。則我強而彼弱。法曰。十則圍之。又曰。倍則分之。故遠圍而闕其一。而使敵人分散。離其心。又且分兵迭擊。然後可以勝之也。若以寡而當彼之衆。我不足而彼有餘。士見其衆。必生疑心。吾當自用。以決其疑。我既得其利。則示弱以誘敵。去其旗。迎敵之來。而反與之戰。韓信伐趙。信棄旗走水上軍。擊破陳餘。是也。敵人若用衆。則相視我一人。而視敵之裡。吾之心必堅。敵如寡而無援。又且有畏懼之心。吾能避之。恐其死戰而致敗也。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

凡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此兵之道也。背風。此知天也。背高。右高。至於兼舍環龜。此知地也。法曰。風順致呼而從之。則背風取其順也。法曰。高陵勿向。故背高。據其利勢也。右背山陵。戰之法也。故高陵居其右前。左水澤。戰之法也。故險阻居其左。若夫沛者。卑濕之地。圯者。水毀之地。法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又曰。圯地無舍。行軍至沛。圯之地。當歷而過之。若不得已。而不能歷此。而居焉。則當兼舍。而爲環龜之勢。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兼行六十里也。六十里之中。其地廣矣。其中必有高陽之地。故處爲環龜之勢。其形中高而旁下。居處其高。所以防水淹也。一說。謹其次舍。而爲環龜之形。則左右前後皆得以相救。所以備掩襲也。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所以料敵者。既盡其至。則所以制敵者。斯有成功。方兩軍相對。吾必有以料之。故設而形之。以觀其作之如何。或冠而速去之。或挑戰而誘之。如孔明遣巾幗以怒宣王。宣王屯陽遂以餌諸葛。是也。既設而觀其作。又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如孫臏料龐涓之可殺。陳湯知胡兵不能當漢兵。是也。若其有待。則循而無得。鼓之。鼓之則氣竭也。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當循而勿鼓也。必當待吾之士卒有作勇而起者。然後用之。王翦伐荊。苟不因其投石超距。必不可以破荆。王伯伐茂建。苟不因其斷髮請戰。必未可以破茂建。此所以待衆之作也。若彼來攻我。我則謹其所守而固之。不可率應也。應之以率。則輕而寡謀。故伺其隙而後進。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

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有以形敵而後可以審敵。故或示之以寡。或示之以衆。彼必有以應我。吾可以知其變焉。或示之以進。或示之以退。彼之所守爲如何。吾足以知其所固也。如井陘之兵。數萬號三十萬。希顛之兵。不過千人。此以衆寡觀其變也。孫子半進半退者。誘也。吳使刑人進退以示楚。此以進退觀其固也。懼生於危。吾迫之以危殆。以觀其恐懼之心。左賢王以四萬騎圍李廣。自如。安能危之哉。忽起於靜。吾鎮之以寂靜。以觀其怠惰之心。皇甫嵩討張魯。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職稍怠。潛擊破之。動必有疑。示之以動。則彼將疑焉。故挑戰以誘其來。僞北以誤其進。此宣王遣周當以疑孔明。遣吳般以疑陸遜。是也。將襲之。彼必恐。襲其不備。彼必亂也。故邀前搏後。聲東擊西。杜預陣兵江陵而襲樂鄉。光

弼欽旗鼓而襲思明。法曰：作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亦此意也。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三軍之災，生於狐疑。三軍之害，猶豫最大。則狐疑之心，進退不可也。其不可擊乎？符堅之軍，望八公山，草木皆人形，是堅之心疑矣。安得不為謝玄所擊？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倉卒之際，支梧之不能，其可不先有以加之乎？史思明方飯，而光弼提輕兵往擊之，彼之心屈於我，我當有以致之。寇恂斬使，而致高峻之屈服，彼之謀方為之規畫，我則有以襲之。陸抗破堰，而羊叔子之謀為抗所襲矣。不若則避之，今而不能避，是不量力也。吾則因其可敗之勢而勝之，而若皇甫嵩避彼才之銳，彼又安得而因之乎？圖者，方謀之於心。

而未發，吾則阻之，使不得謀焉。此漢用汲黯，淮南竊謀是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奪者，心之機，彼方思慮，而吾能奪之。此亦陸抗破堰，以奪羊祜之慮也。法曰：擊其大懼，則彼有憂懼之心，吾則乘而擊之。此亦謝玄因符堅之心怖而乘之也。凡此皆在敵，有可勝之勢，在我有制勝之術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淮南子曰：見敵之虛，乘而勿服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是以敵人奔北，而我追之，毋得休息，息則奔者緩，緩則謀生。此曹劌所以乘齊師也。敵人若止於道傍，以待我，我則慮之，無得輕進也。此法曰：逐奔不遠，苟不能計度，而必追之，必將蹈韓信李牧之機矣。李靖曰：從奔者，其可無慮乎？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故入敵之地，深其取敵之都，為甚近也。吾當圖其有必進之路。此班超計焉。耆葦橋之險，不可渡，乃更從他道，以到其城下，是也。若夫不可而退，其可不為返慮乎？夏侯尚攻江陵，入渚中，以浮橋往來。董昭曰：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當深入遠遁，宜利兵有進退，不可不如是也。管子曰：通於出入之路，則深入而不危，正此也。凡戰先則弊，後則攝。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攝。法曰：無為天下先，戰先人而動，徒自勞也。又曰：後至而趨戰者，勞，後人而動，必自懼也。善戰者，後人發，先人至，所以先立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斯可以戰矣。此趙奢縱反間而趨北山，秦人爭之而不得，是也。常人之情，倦勞則必息，息久則愈倦。詩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是息者所以舒其勞，故戰之法不可息。

息則心必怠而不振，苟不息則亦大勞而弊。若息而久，不獨怠也，不獨弊也。勇敢之心喪，果毅之氣衰，反為畏懼者矣。此荊軍之三日三夜不頓舍而從李信，戒此者也。書親絕，是謂絕顧一慮。

公以忘私，國以忘家，臣子報上之心也。况在軍旅之中，就行列則忘其親，冒矢石則忘其身，書之與親，其可少經意於其間乎？曰：書曰親未能絕之，則情有所牽係，却顧不能前，返慮不能齊矣。善將者當其在軍之際，絕親知有敵而不知有親，知有戰而不知有書，此所以併絕之歟。夫是之謂絕其顧一其慮。關羽吏士聞使至家，家致問，手書示信，家國無患，無有鬪心，是知絕顧一慮也。李晟令軍中曰：通家問者，斬。知絕顧一慮者也。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練選良材以爲選鋒。次序其兵以爲先後。可以益吾軍之強。且法雜乘其車。善養其卒。猶謂之勝數而益強。况選良次兵。其不謂之益強乎。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出軍之日。必有資裝抱持而行者。必有糧食誓糗而往者。今於此則弃其糗糧之食。不幾於不仁乎。所以爲是者。將以開導三軍之意。而使之死戰也。項羽命三日之糧。度尚焚營中之財。皆所以導人必死之意也。
自古之政也。

言是法也。其實出於古司馬法也。如曰因古則行。又曰古者以仁爲本。又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古者國容不入軍。古者賢王古者戍軍。若此數者。皆准古而用。故其所言。皆以古爲說。此所以終之以自古之政也。

以終之以自古之政也

賦今寸書書美卷二十一

此篇論及刑罰之重與輕，以及法律之嚴與寬。其言曰：刑者，天下之大禁也。禁者，天下之大刑也。刑之設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重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刑之輕也，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養之也。

